皇朝五經彙解

禮記

二十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禮記六

檀弓上一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檀弓故為非禮以譏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所立非也公儀益嘗同姓固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前猶故也檀弓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是魯人春秋有公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公儀仲子嘗同姓也愚謂免者未知其所以免之意鄭氏謂檀弓以仲子廢適立庶故為非禮休此有子服伯子服景伯說魯大夫伯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禮孔氏曰魯相公儀喪禮既小斂自齊衰以下皆免無服而免者惟公儀仲子嘗同姓也愚謂免者未知其所以免之意鄭氏謂檀弓以仲子廢適立庶故為非禮之服以非之蓋以子游之弟司寇惠子者推之然記文上言檀弓免焉下言仲子舍孫立子則似檀弓既弔方見仲子立孫而怪之註說亦未知是否也舍其孫而立其子者仲子適子死舍適孫而立庶子也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所以重正統也門右門內之東卿大夫弔位之所在士喪禮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也檀弓嘗之士其弔位在西方東面見仲子之子為喪主而拜賓性其非禮故翅就伯子而問之伯邑考早死無後武王自富立耳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者殷法也伯子不欲斥言仲子之非遷就而為之說非夫子正言以質之則人孰知大禮之當立孫哉○孔氏曰小斂之前主人有事在西階下小斂之後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檀弓之來當在小斂之前初於西階下行饑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為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著賓而在門東惠謂疏說非也小斂前無免法檀弓非當免之人而免即足以玉饑矣不待小斂前著免也士之弔位自在門西東面不以小斂前後而異也若謂仲子之喪檀弓免焉即正適庶之位故知檀弓弔在小斂前則司寇惠子亦初喪即正適庶者也何害於子游於既小斂而行饑弔乎文公儀氏仲子卒魯之同姓也其名未聞免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程文公儀氏仲子卒魯之同姓也其名未聞免以布廣一寸從

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注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列子黃帝篇云關尹謂列子曰姬魚語女張湛曰姬音居魚當作吾棟案左傳雖居之居亦音基李經及論語皆云居吾語女古人讀居為姬讀吾為魚列子因之遂以居為姬吾為魚皆聲之誤也易釋云則居可知矣鄭云居讀為姬○俞氏樾禮記鄭讀考注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按郊特牲篇二日伐鼓何居注亦曰居讀為姬語之助也鄭君去古未遠故猶得言其聲此等有聲無義不煩疏證

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朱氏彬經傳弦証謂何休公羊傳注曰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鄭君曰文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注立孫曰據周禮是周何氏義也

舍其孫腯而立衍也○毛氏奇齡經問李曰煜問微子微仲趙氏本無註而後人祇以微仲為微子之弟已耳近淮安閻氏謂微仲是微子之子微子有二子長微伯死微子不立微伯之子腯而立次子微仲檀弓所云舍孫腯而立衍者即微仲也此可信否曰檀弓所謂舍孫腯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子子也家語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繼微子後而史記亦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庶子為適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嗣之法先傳兄及其子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子之子死不立孫腯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註禮記之後弟即傳己子而不傳兄子兄孫如微仲傳己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腯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遵周法必傳世之父子窮然後傳及然人春秋後猶有宋宣傳弟宋穆而宋穆不守成法復傳之兄子以效大亂此已事也故微子謂之傳及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法又非周法子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傳之兄子以效大亂此已事也故微子謂之傳及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舍適立庶非殷法又非周法子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于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封微也即周初立國尚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煬公是也然斷無微子微仲與王子比干箕子稱為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與王子比干箕子稱為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左右謂扶持之方常也子則然無常人勤瘠辱之事也致喪戚容稱其服也就養有方不可侵官也方喪資於事父也心喪戚容如喪父而無服也事親以恩為制事師以恩義之閒為制孔氏曰親有尊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宋子曰事親者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心喪三年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不得盡者也事君者方喪三年其服如父母而情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方氏慤曰君親與師相須而成我之身喪之雖各不同所以盡三年之隆一也愚謂幾諫謂之隱直諫謂之犯父子主恩犯則恐其奮言而傷於恩故有幾諫而無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恐其阿諛而傷於義故必勿欺也而犯之師者道之所在有教則率有疑則問無所謂隱亦無所謂犯也就養者

扶心經室藏墨

近就而奉養之也左右無方言或左或右而無定所也致極也致喪謂極其哀戚以在喪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爭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朱氏彬禮記劉纂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勤勞
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思為制正義據親有恭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是也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
而居喪有方服變準日月之差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
至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朱氏彬禮記劉纂注有方不可侵官方喪資於事父又凡此以義為制正義方謂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但居處飲食同耳不能
戚容稱其服王氏懋竑曰隱犯皆以諫爭言隱則不犯犯則不隱事君者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記謂服勤至死亦大概指合者言之非謂與親一例也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朱氏彬禮記劉纂注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為制正義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但子
之事親本主恩愛不欲聞親有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顏色故無犯臣之事君利在功義若有惡不諫社稷傾亡故云無隱也
李氏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為合官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曰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孫氏希旦禮記集
解鄭氏曰李武子魯大夫季孫之曾孫季孫風言合葬非古者自見處人家墓以為寢欲文過愚謂言合葬非古以見不必合葬然者
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者蓋文過之辭也然古者葬子國北李武子成寢必在國中而乃有杜氏之墓亦事之末必然者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並成逆後喪并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江氏永曰禮弓記事在戰國之初距李武子已遠此事蓋得之傳聞意武子作別宅其地先有杜氏
之墓傳聞失實逆謂武子之居寢有居寢之階下許人合葬情理所無者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喪伯魚之母乎子思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孫氏希旦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隆則從而污伋則安
能為伯魚乎伯魚之母不喪乎子思曰然子之不使白也母故孔氏之子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孫氏希旦曰子上孔子子思伋也喪之何也
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汝猶報也有隆有殺逆如禮伋則安能自子不能又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非之孔氏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又云
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則子上為出母有服故門人見其不服疑而問之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愚謂隆
高也汚讀為洿下也道之隆汚謂禮之隆殺事當出則出之是稱宜汚而汚也出母當服則伋其子服之是禮宜隆而隆也言隆時隆殺以合理者惟聖人能之而已則不
能也蓋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喪服惟有母嫁而不為父後者之服則出母之嫁有從者也喪服則出母之嫁有從者之服則出母自子思始也
斥言而但為遜辭以答之忠厚之道也然其言不為伋也妻則不為白也母則固有微示其意焉蓋出妻之子為母服者殘舊之而使不服期宜所以慮其子哉記者不察其實遂謂孔氏不喪
也故曰不為伋也妻以其義并絕於其子也故曰不為白也母不然以天屬之恩而於禮之宜為服者殘舊之而使不服期宜所以慮其子哉記者不察其實遂謂孔氏不喪
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朱氏彬禮記劉纂注記禮所由廢非之正義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為
母又云出妻之子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則子上當為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作魚之母被
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
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注云記禮所由廢非之准南子曰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而拜稽顙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陸氏元輔禮記陳氏集說補
首向南叩地也稽顙而后拜者關兩手而先以首叩地郤交手如常也○孫案朱子周禮太祝九拜曰稽首頓首空首吉拜凶拜奇拜肇拜振動拜顙拜皆取注疏為說此其一節也吳幼清則以周禮九拜約之為之一曰拜
拜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膝平尚于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禮謂之空首手與凡經傳記單言拜者皆謂此拜也此
高如衡之也故賈氏尾昂首之所謂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手下膝高然頓首首向地也○曰惡拜謂再拜也○曰惡拜謂再拜也○曰惡拜謂再拜也○曰惡拜謂再拜也
額即是稽首以其為山禮故易首為額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首之拜也故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稟君無
拜後作空首先進意同文無重言拜而稽首而后拜九拜中此名為山拜重喪之拜用此未世重喪之拜亦如輕喪故夫子正之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二字與論語所言吾從周
吾從下言拜先進意同文無重言拜而稽首而后拜九拜中此名為山拜重喪之拜用此未世重喪之拜亦如輕喪故夫子正之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二字與論語所言吾從周
實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疑若先拜而后稽顙者然孔疏言拜稽顙者為拜之主人哭拜稽顙者亦周禮
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示未為後也若為後當稽顙而后拜矣周未文勝習儀記之讀而水其其義誤以拜稽顙為先拜故孔子正之如此○孫氏希旦禮記集解
鄭氏曰拜而后稽顙此殷之喪拜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此周之喪拜也頓至也先稽顙而后拜此周之喪拜也頓至也先稽顙而后拜此周之喪拜也頓至也先

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釋文極亡並如字徐邈力反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今按極字句絕亡當如字屬下讀孫氏得之鄭氏曰附于棺謂明器之屬正義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大夫士禮也夫祝心求仁者之業故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今合禮不使少有非法後追悔皆焉耳矣者助句之辭

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釋文出極亡二字云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劉氏端臨曰當從王肅忘則弗之忘矣

猶曰以云忘則未嘗忘也引之謹案喪三年以為極所謂先王制禮而不敢過也若謂其服除而忘哀則終身弗忘故曰忘則弗之忘矣上承喪三年為極之文乃謂三年以後服雖除而哀未忘故每逢忌日則不樂也若三月而葬去服除之時尚遠此正人子悲哀之日何須言弗忘乎陳說非

喪三年以為極亡○焦氏循禮記補疏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服猶按亡除去三字義相近此注除字解亡字除其喪之喪即經文喪字經文喪字句三年以為極句亡字句亡即亡去其喪故云除其喪去已久遠四字解三年以為極至于三年喪已極矣宜除去其喪下文作將言喪雖亡心則不忘正義以喪為句於此一朝之

故忌日不樂○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謂死日而哀無窮親死已久而追慕愛有盡而哀無窮親死已久而追慕愛有盡而哀無窮親死已久而追慕愛有盡

陽虞取霄王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虞戰不勝而出可知必在城外也或又疑夫子父墓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為殯歟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實王之淺深是以遂謂為已墓也而鄒魯父老耶人又稱聊城夫耶人親見其役是以愛父得其詳耳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慎也蓋殯也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集說補正集說人見柩行之殯引鄭注云慎家請與聲之譌也○陸氏元輔禮記陳氏集說補正集說本之而為此解然不若如字請之為允山陰陸氏曰慎請如字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周懷有如蓋然故人之見者皆以為墓也其周懷實是殯故曰其慎也蓋殯但殯川吳氏曰人見將殯出外皆以為正葬其禮又甚謹慎與正葬同雖甚謹慎如蓋但是殯而非葬也蓋者記人度孔子之心欲得其所在而舉以合葬也其時非不能知故且權殯以俟之爾安得已有門人似猶考之不能知故且權殯以俟之爾安得已有門人為之修墓張子謂孔子葬母時年十七安得已有門人為之修墓乎孔子葬母時年十七至合葬于防曲阜遊之時已在數年之後故有門人為之修墓張子謂孔子葬母時年十七安得已有門人似猶考之不能知故且權殯以俟之爾安請然聲之誤也按此見聖人舉事不苟雖是暫時淺殯而附于棺者必誠必信與大葬不殊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以其慎之至也及徐穉之止是殯而非葬殺又曰蓋殯也如

魯人有朝祥而奏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子路笑之笑其為樂遠孔子為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御子路以為彼孔氏曰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案長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而拊歌者下註云琴以手歌以象平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愚謂大祥者喪再期而除要終故其祭謂之大祥祥之日鼓素琴未可歌也故魯人朝祥莫歌而子路笑之夫子欲寬其責者乃所以深慨夫時人之不能為三年喪耳非以魯人為得禮而許之也又恐門人不喻其意故於子路出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子路笑之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上也縣賁父曰也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洛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縣卜皆氏也只車右勇力者為之馬驚奔失列佐車授綏乘公戎車之貳曰佐縣賁父言公也日戰于乘丘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者周禮相對為異敵言則稱佐車也末者周禮謂末之卜言未嘗卜也凡戰於御右必卜之左傳晉卜右慶鄭吉鄭卜御宛射犬吉是也時公子偃自零門竊出公遂從之故於御右不及卜而遽用之公言此者蓋欲以寬二人之責而責父恥其無勇遂赴敵而死據記文則死者但責父耳註乃言二人俱死豈以御右同乘則當同死與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則誄為誄而設賁父之過以為誅亦非也果爾則當舉其名不當稱其姓也又讀誄其赴敵之功

解方不泥○宋氏彬禮記訓纂注敗于畫鮑嗇襲四年秋也喪嗇為嗇字之誤也春秋傳作孤鮑嗇襲四年秋也喪嗇為嗇字之誤也春秋傳作孤鮑嗇襲之喪弔則無喪與賀吉冠無首素總說文髮長結禮文子曰髮長弔則不髮嗇臧武仲與喬戰于狐鮑嗇人迎喪者始髮釋文纚黑繒繒正義案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繼髮今此事故去其裳以素辭請侯以此言之是服傳云素也故以為士喪弔服疑衰

則疑衰也啟其裳以素辭請侯以此言之是士弔服疑衰素裳也故以為士喪弔服疑衰

自敗于喪酷始也○俞氏樾禮記鄭讀考注嗇當為啬字之誤啬也啬啬與穡穡通用考注嗇當為啬字之誤啬也啬啬與穡穡通用

南宮縚之妻○程氏瑤田儀禮喪服傳云子為母屈杖屈杖者竹杖也竹杖屈而用之故謂之屈杖屈杖者竹杖也竹杖屈而用之故謂之屈杖

子兄女從從謂大高尾尾謂大廣鋪鋪蓋樓以為弁長尾而總八寸孔氏曰束髮垂為飾喪衰之總八寸孔氏曰束髮垂為飾喪衰之總八寸○惡弁或用樠或用樠故喪服有樠弁故夫子輟蓋以疑之賈氏云曰斬衰總六寸南宮縚之妻為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衰同八寸小功總麻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斬衰帶弁長尺南宮縚之妻為姑樠弁亦一尺則大功以下不容更差降故五服略為一節皆一尺也愚謂世本仲孫貜生南宮縚故鄭注以此南宮縚即孟僖子之子仲孫閱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孔子之兄孔子未生時已卒傳並無何忌不應獨載閱是孔子所見妻家語史記則諸弟子皆之列者必非閱也

南宮縚之妻○陳氏元輔禮記陳氏集說補正集說縚妻夫子兄女也寡案南宮縚即孔子弟子南宮敬叔也必載寶而朝集南宮閱也敬叔即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貜也魯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集南宮縚孟僖子之子仲孫貜生南宮縚孟僖子之子而注論語二條以實之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而索隱注遂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注遂云是敬叔孟懿子之兄女也亦未之可疑一也適見家語一名縚是造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及公冶長夫子妻隱之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適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即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反載寶而朝孔子曰後世禮記弓載以為敬叔之與南宮縚然二人矣後世五浪者合而一之耳其言殊辨殆不可易也

縚○雷氏次說文外編禮弓南宮縚之妻說文無縚字玉篇縚不作縚廣韻六豪縚同鄭案鄭士皆禮注纚縚髮即內則注之緌韜髮者也纚緌一字縚韜一字互詳後字

下又陸士皆禮纚文曰縚本又作岌案此借省字

夫子誨之髮曰○程氏瑤田儀禮喪服傳云纚六分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以二寸為差也

說文死首髮也皆俗正義案喪服傳云纚六分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以二寸為差也

夫子誨之髮曰○程氏瑤田儀禮喪服又足徵記髮婦人喪結去纚之通名對吉時首服者纚名與者而言之也

服時之制也者笄之髮猶男子冠纚既成服時之制也是故布纚總成服時之制也是故布纚總成服時之制也是故姑之髮所謂樠以為弁長尺而總八寸○宋氏樠禮記訓纂注樠樠惡弁注言成服時之髮也者夫未成服時之髮在士喪禮卒哭欲徹帷之髮則曰主人髽髮相來之髮也婦人髮于室在喪服小記則曰男子免而婦人髽是髽也猶男子之皆既成服時之髮亦時之髮有者于髽義之師次矣鄭氏注士喪禮言髽者去笄纚而加絰焉而已也斯髽髮免所謂去笄纚而絰結同者也是為髽中之一事鄭氏以未成服之髽為髽中之一事鄭氏以未成服之髽為髽中之一事鄭氏以未成服之髽

畏○朱氏彬經傳考証盧植注喪者兵刃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喪爾雅曰喪刑者也通典八十二白虎通德論喪者兵死也彬謂喪威也故先儒皆以兵死釋之陳氏其說乃謂喪禮而死謂矣○洪氏頤煊讀書叢錄死而不弔者三喪鄭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頃襄以非罪攻己而死故不弔○朱氏芳十三經札記鄭注謂輕身忘孝也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頃襄謂有人以非罪攻己而死故不弔鄭注引論語以證之明須解說也案世家云陽虎囚孔子時又孔子解說陽虎使孔子匡人疑孔子亦使陽虎相似有以說之而死者則

祔者逆盡改正義中四附字作祔是為以陸改孔失之甚矣後經衛人之祔魯人之祔唐石本仍同釋文作祔以此經決之正義本盖亦作附而今十行以來本正義中字又為人所改易也至于雜記之祔祭作附則鄭云譌曰為祔矣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朱氏彬禮記訓纂陳司大曰士喪禮浴于適室無浴爨室之文舊說曾子以曾元辭易簀為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殁未必有言及此使果曾子之命為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禮而賤其親乎雖以臆斷當闕之也愚謂其辭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簀謙即其中當而浴于爨室又移尸而浴于爨室又移尸而反于正寢以啟且殯遂喪也曾子欲教其上寢之意有使之以非禮浴其衾與簀之則曾子之卒在于皆於適室又移尸而浴于爨室又移尸而反于正寢以啟且殯遂喪事即遠之義文將使新死者內外遠徙杌隉不安必非人子之所忍出也若時有君命之弔賓客之祿就爨室而行禮則褻而不敬就正室而行禮則近此皆禮之所必不者此所記必傳聞之誤此篇記曾子行禮之夫者二浴於爨室而卑是也此章與貴夏章決不可信若爨室或而弔與小斂之典在西方乃禮文之小失固無害于曾子之賢然以曾子問一篇觀之其於禮文曲折之間無不精究而明辨之恐亦不當如此篇之所言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許其口習故也正義業謂所學習業習業則易有外誉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為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陳用之曰大功廢業而誦可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許其口習故也正義業謂所學習業習業則易有外誉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為其事稍靜不慮忘為肄業及之音屬屬卿曰長在子卯君徵巷學人之業皆以讀詩言朱氏賦曰廢業謂未以前即廢業謂未以前即廢業謂未以前即廢業也誦可也者謂可以誦詩而不可以操琴瑟也盖大功之喪有降服有正服有義服其情不能無陸殺故或弦誦並廢或不廢誦說者各據其一偏而言之故不同曲禮曰喪復常讀樂章然則父母之喪除喪乃得業也

大功廢業○往氏愆曰榴石而說所謂業謂弟子之業謂弟子之業謂弟子之

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即除也何名追服其義非也愚謂兄弟謂族親也喪服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故有其服必有其情非虛加之而已小功緦麻者日月已過而服之則衰微而不足以稱乎其服矣曾子篤於恩故疑之非然先王之於禮則以人之可通行者制之也小功不稅○朱氏其輕之說齊衰之恆晚正義稅非追服之名以為依禮小功之義日月已過不稅則是遠兄弟間喪恆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聞也曾子服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為薄故怪之母以稅為國喪追服自鄭以後無異說惟昌黎韓氏疑之曾子曰小功不稅今之士人引此不追服小功不稅與小功不稅無異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之父母禮治人情其不可不服明矣但已過不稅則是遠兄弟間喪恆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聞也愚謂小功

者固禮於奔喪師哭諸廟門之外與此異者蓋恩由父者哭諸廟恩由己者哭諸寢孔子少孤事師不由於父故哭師於寢

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俞氏樾羣經平議正義曰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文則勿拜也樾謹按知猶為也國語周語若是而知晉國之政趙越必朝韋注曰知政謂為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三年而知鄰國之政高注曰知猶為也然則知伯高而來即是為伯高而來與上句為下句言知文異而義同古書多有此例正義以相知解之失其旨矣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

索居亦已久矣○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明目精洁四響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罪一言其不稱師也罪二言居親喪無異機罪三言隆于喪子再言吾過矣吾過矣謝

之且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孔氏曰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為說說辯惑聽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人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愚謂子夏自離羣散

居無朋友切磋之益故至於有過而不自知○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初親時尚強壯其喪子血氣漸衰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愚謂此記所言有無不可知然

曾子之意言以親過子夏之間無而遽服此則非賢者不能而學者之所當取法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惠氏棟九經古義注云明目精義州從事朝君碑云「商嗟咤孤子失名」以疑借名為明愚按尔雅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為名名往眉目之間失

名者哭其殊子也

退而老於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正義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彬謂疑儗同比也變遷道德之記論子夏退老于家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尤一切禮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陸氏亢輔禮記集說補正集說張子曰子夏不推說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謂子夏得聖人之一體而未得其全故行有不合於聖人之道則人將疑夫子之道於子夏之人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以聖人為疑聖人之過也非謂疑夫子夏若夫子為子夏之過也吳氏謂疑當讀如擬謂比擬於夫子也後篇疑於

君疑於臣易文言陰疑於陽並同蓋合張子說凡四家而皇氏最為紕繆蓋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會國孔氏不近人情矣張子謂使人疑

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疑女於夫子也孔子說似乎倡戰矣吳氏改疑作擬亦屬不必惟注疏得之集說舍孔而引張何也○俞氏樾羣經平議曰使

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以為子夏魂人居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會國孔氏之說固為不情正義所解亦

疑女於夫子爾○朱氏彬禮記訓纂注疑之言擬也是疑亦通作擬史記李斯列傳上書言趨高之短曰臣疑其君無不危

於疑字未得也

國無疑其夫無不危家淫毒忘祖紀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無上下之分貧賤忘人徒之義疑於南夷師古注疑讀曰擬擬比也文三王傳擬於天子師古曰擬此也李

舊遷運命論子夏退老于家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尤一切證

吾聞羣而索居○吳氏玉搢別雅訂譌居索居也漢武帝詩譌居超七神譌通作索蘇索居之索本色窄切如易之一索再索史記留侯世家之大索地名之京索皆作此音

繩索而索居○吳氏玉搢別雅訂譌居索居也漢武帝詩譌居超七神譌通作索蘇索居之索本色窄切如易之一索再索史記留侯世家之大索地名之京索皆作此音

反切之可通今古者盤讀名為格為路則古音吳各之本音本如路也瑟必聲古音屬至部與索索皆不相涉梁武瑟居自是六朝變音非古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芳氏彬禮記訓纂注夜謂喪憂內正寢之中正義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內雖

夜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齋與疾也不晝夜居於內○芳氏彬禮記訓纂注夜謂喪憂內正寢之中正義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內雖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子皋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為難言人

不能然孔氏曰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今子皋悲無聲其涕亦出故云泣血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齒露微笑則不見齒

未嘗見齒○趙氏伯禮記補疏注言笑之微猶謂大笑見齒微笑見齒直不微笑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謂其制禮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法制正義衰喪服也當稱應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

若精粗不應稱狹長法度不應法制則無衰喪服也寧無衰喪服也當稱應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

喪禮不以遊坐大功不以服勤○朱氏彬禮記訓纂注為喪喪服遽偏倚也正義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喪而偏倚也大功雖輕亦不可著喪服以為勤勞事也喪喪

言不遽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小功可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于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蓋

為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惠待我我為出涕恩厚宜有重施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從以往孔氏曰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淵者顏淵之死必當有物與

贈以錢財常其重者乃用車馬館人疏疏故子貢以說驂為重而怪之一與室同遇於一哀言已入弔時遇主人之專一而致其哀也蓋主人之於弔賓恩深者其意恆

切今主人為孔子而致哀是以厚恩待孔子也孔子感之而為之出涕是又以厚恩答之也情必資物以表之若無以贈之則疑於情之不足而鄉者之涕幾於虛偽而無

所信出矣說驂以贈者寄行無他物可贈故也○孔氏曰孔子得有驂馬者乘王度記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為大夫若

依王度記則有二驂馬若依毛詩說則有三驂馬也愚謂詩大明詠武王而曰駟騵彭彭垂攻咏宣王而曰四牡龐龐此天子駕四也乘載言載駟此諸侯駕四也節

南山言四牡項領此大夫駕四也惟士下篇公賜元纁束馬兩又家語昭公與孔子一乘車兩馬時孔子未為大夫也書言朽索馭六馬詩言良馬五之

良馬六之不過拙言其多耳非實有一乘駕六馬之法也王度記之言不可據

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賻助喪用也驂馬曰驂釋文束服馬也正義驂說文云驂騑也是在服馬之旁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

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為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二驂馬也若依毛詩說則有三驂馬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焉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若達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哉未

之能行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顏氏曰哀謂小兒號父母啼呼疑者疑親之去彼如不復還然哀戚本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若達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哉未

能如號兒之思慕從容而反不知神之來否故過疑而不敢遽還也虞祭名葬反日中而虞子貢恐反遲則虞祭或違於禮而不知

答記者謂之文而哀戚者乃違之本也夫子言「未之行自抑以深基之

祭禮之良饋祥肉孔子出門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彈琴以散哀也愚謂夫子為顏子子路皆如喪子而無服而其於顏子之死哀痛尤深蓋心

喪之如長子自祥以前皆廢樂也父母之喪三年不為樂而祥之日鼓素琴夫子為顏子心喪義樂數彈琴而後食祥肉蓋以此為釋心喪之節也

禮記七

檀弓上二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喪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二三子亦皆尚右微孔子也嗜食也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言尚左左陽也愚謂凡拜男尚左手左陽也其拱亦然凶事則尚右手反吉也婦人則吉事尚右凶事尚左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而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而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謝氏枋得云劉尚書其公家祭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仰五字今按注疏並不解此句殆後人所增耳鄭氏曰作起也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己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萎病也詩曰無木不萎孔氏曰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反手卻後曳之示不復杖也夫子禮度自守既恒矜莊今乃消搖放散以自寬縱皆示若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放依也愚謂門謂聲門也當戶而坐卿明也君子之居恒當戶矣子自知其病而將死故其見於歌者如此而子貢聞而知其意也

消搖於門○李氏廌云婀娜逍遙說文新坿古作消搖詩鄭風清人河上乎逍遙釋文本又作消搖禮記檀弓消搖於門楚辭離騷消搖以相羊莊子逍遙遊釋文一作消搖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蓬萊文選同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鄭注曰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正義曰放依也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以上鄭注是哲人其萎四字乃後人據家語增入非禮記原文也上文泰山其頹乎所放也若如今本以哲人其萎乎為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以上鄭注是哲人其萎四字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而無哲人其萎乎哲人其萎四字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而無哲人其萎乎哲人其萎四字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而無哲人其萎乎哲人其萎四字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正謂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仰也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正謂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也又見於檀弓記篇文意通於彼不必更言哲人其萎矣且下文夫子殆將病即是哲人其萎也王肅作家語乃妄改其文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其頹則吾將安仰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見於檀弓記篇文意通於彼不必更言哲人其萎矣且下文夫子殆將病即是哲人其萎所仰放何得但言放邪孔仲達不能釐正而云子貢意在思遲不暇別言劉氏所藏古本必好事者為之引之案春秋說是也則吾將安仕五字亦據家語增入而增入哲人其萎四字乃後人據家語增入非禮記原文也上文泰山其頹乎吾將安仕五字亦據家語增入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宋氏彬禮記訓纂注覺孔子歌意殆幾也王氏引之曰此哲人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孔仲達云子貢意在思遲不暇別言此曲說也困學紀聞載廬陵劉奚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仕五字與家語同蕭氏圖曰古本無此五字故孔疏云不暇別言劉氏本必好事者為之引之案春秋說是也

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作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亡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聖疾亡日而沒○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孔子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道者以為必夜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卿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用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明聖人知命陳氏櫟曰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孔子以殷人而寄殷禮故自知將死由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愚謂東階主人之階也夏人以新死未忍於生故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主人之位也西階賓客之階也周人以殷人死而寄殷禮故自知將死由聖人之位也西故殯於西階之上則猶在賓客之處也兩楹之間諸侯之位其東西直兩楹之中間也堂上之位以此為最尊殷人以鬼神應居尊位故殯於兩楹之間而夏主之位在西故殯於西階其兩旁也莫定也坐奠猶言安坐也人君每日視朝於治朝退適路寢聽政政喪殯之兆矣故以此自卜其將死也鄭氏謂奠為饋奠非也士喪禮大歛奠在室是饋所設設奠之法也又士喪禮小斂卒斂男女奉尸俟於堂而小斂奠設於尸東若奠為饋奠則夫子何不言小斂俟尸而乃以殷家之殯為言乎況人君於路寢聽政其飲食初不在此尤不得以奠為饋食也○吳氏澄曰聖人德容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周流中禮者似不如是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為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為稱泰山梁木為比自稱若是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知將死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愚謂夫子自知其將死而見之於歌非所謂自悲其死也夫子嘗自言天生德於予又曰斯文在茲則泰山梁木之譬亦無足疑占夢而知其將死是即志氣如神之效若謂生死固所自知而無待於夢則夫子豈嘗輟郭璞之流耶惟負手曳杖非周旋中禮之容誠有如吳氏所言者其或記者之失與

殯○程氏瑤田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夫殯之說記言之綦詳矣禮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鄭氏檀弓上二曰天子之殯殷塗龍輴以椁加斧接上畢塗屋諸侯之殯用輴殯設同至於上畢塗屋喪大記曰大夫之殯見柱塗大夫帷塗士殯尊卑之差也天殷之塗之屋之幡之炭殯之也必如是而後乃名之為殯則苟未嘗殷之塗之屋之幡之炭之不名為殯也賓昭楚國語長殯長於是有數注塗

木曰殯劉熙釋名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賓客遇之言稍遠也塗曰檟檟木於上而塗之也說文殯死在棺將舉柩賓遇之餞祖禮僖九年皆殯而出注檟木如棹塗之曰殯士喪禮卒塗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夫賓之出所謂卒殯而歸也聽禮君弔卒殯斯謂之殯矣故曰哭殯喪大記曰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將葬啟之見柩焉不謂之殯故曰哭柩也故塗之後啟之前謂之在殯左傳吳公子札曰君又死於殯左傳吳公子札曰君又死於殯左傳吳公子札曰君又死於

不四周而畫蜘蛛於椁之四角此乃殷之士禮故曰殷士也然則殷自大夫以上其椁蓋亦四周而用錦帛之屬與孔子兼習三代之禮而七十子之徒亦鄙高故公明儀用殷禮以葬其師蓋亦當儉尚質之意與

檟葬丹質○朱氏彬禮記訓纂注以丹布緣為椁葬檟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椁今公明儀葬其師故特為椁不得為幄但似幕形

子貢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

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宮北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居父母之仇雖除喪居廬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不可以並

勢敵之備雖在市朝遇而不待反還取兵也昆弟之仇衛君之仇雖為負而廢君命也天文北辰曰不為魁而為負而當成之也魁猶首也天文北辰曰不為魁而為首杓為之柄以斗為魁者恒

大謝衆庶在皇門外說見玉藻則得入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政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佩刀以上不入也要是矛戟上曲禮云兄弟之讎

不反兵此云父母之仇不反兵者父母昆弟之仇皆不反兵孟子曰殺人者人亦殺之兄弟之仇不反兵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曰執戟及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為君命出使遇之不鬬故

不得去而之他二文相反恩義皆同者恒以夜禮自東來也桃干者桃干之樹不栽於朝故桃干為君命出使遇之不鬬故天下即不與共其戴天之意遇之市朝不反兵而鬬者兵器不離身遇之即鬬不待反而取也昆弟有仇猶可以未報故無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為君命出使遇之不鬬故

公事也若非衛君命亦不反兵而鬬矣周禮朋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曲禮言朋友之讎不同國此言從父兄弟之讎不為魁者曲禮據死者無子無親於己者此自有主人

故但助之而已

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朱氏彬禮記訓纂注為其自當成之正義既不為報仇而為若主人能自報之可知其言互相備也

而不執兵矣衛君命而使遇之不鬬則不敢以私讎妨公事曲禮言交游之仇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而不及交游者蓋交游之仇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

於從父昆弟且不為魁則交游可知其言互相備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寄師也出謂有所之適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寄居則絰出則否○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寄師也出謂有所之適

如之大夫相為亦然司服絰衰錫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公為卿大夫及大夫相為皆多衰則亦當有絰是弔服加絰者出與居皆服之朋友相為亦宜然今七十子相為

出乃不服者蓋以孔子之喪既絰而出故於朋友之服微殺之以示其不敢同於師之意蓋酌人禮之宜而變之也

寄居則絰出則否○朱氏彬禮記訓纂注寄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宦語夫子曰丘之喪自魯適衛夫子曰丘聞諸夫子曰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則絰而出可

易墓非古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易謂改治墓木不易者丘陵也孔氏曰墓謂冢塋之地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愚謂墓以藏禮魄無所事於易也即古不修墓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過而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哀主

哀器成盛於孔氏之喪祭主敬孔氏之喪祭主哀器成盛於孔氏之喪多之也器成盛謂器物之成就也陳氏澔曰其禮無其財則可以稱之則見為有餘矣此於禮之末節樂而其本則有所未盡

也若哀敬有餘而於儀物或有所未盡此雖未足以言備禮而其本則已得矣行禮固有一定然弟務於禮而哀敬不足以稱之則見為有餘矣此於禮之末節樂而其本則有所未盡

曾子弔於負夏負夏主人既相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焉者曰何禮與曾子曰禮記集解鄭氏曰負夏地名魯地也其禮無其財則可以稱之則見為有餘矣此於禮之末節樂而其本則有所未盡

王並如字鄭氏曰負夏魯地也填池當為奠徽謂曰奠徽遣奠設柩也且未定之辭孔氏曰案既夕禮啟殯之後柩奠於祖什自西階止棺於兩楹間鄭註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

堂矣柩無反而反之之道也謂啟殯時徹去設遷祖之奠於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棺載於階間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西也奠謂啟殯時徹去設遷祖之奠也賈明

司冠惠子之喪○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惠子衛將軍文子彌年之弟惠叔鞠也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
瑕生衛料軍文氏然則彌年是大之子
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識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正義子游既與惠子為朋友應著弔服加絰麻帶絰麻衰乃吉服十
五什鏇於弔服而云重服者據牡麻絰為重弔服什鏇大如絰之絰一服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絰與喪服絰同故云重也
牡麻絰○杭氏世駿質疑謂閒牡麻絰註云以雄為絰夫麻到為雌者是對雌而言與公谷曰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胥在首者為喪絰皆有喪者之服傳禮士
喪禮注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賈公彥云牡麻者象麻也對直麻絰為麻之有首色如直絰則也雄麻色好者故閒傳云齊衰貌若枲有美者為直麻無美者為牡麻喪
服傳云牡麻者枲麻也
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朱氏彬禮記訓纂漆虞之大夫大之家臣位在賓後正義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蓋皆北嚮故在賓後也故
蘆云喪賓後主人司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漆衣練冠待于廟愛弔不迎賓也中中禮之喪惡沸溪于游觀之由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已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主
人文子之子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漆衣練冠待于廟愛弔不迎賓也謂除喪之後主人練冠故就廟而受弔也深衣十五升布連衣裳為
之其服在吉凶之間練冠小祥之冠也時文氏喪服已除吉服猶在故曰漆衣練冠也除喪受弔乃禮之正故曰主人待于廟不迎者蓋弔者非越客之例比主人待于廟不迎者蓋弔者非越客之例比
故子游善之案士喪禮門外若賓國君之使使喪弔乃禮之正故曰主人待于廟不迎者蓋弔者非越客之例比
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已於禮者之禮也動也中○朱氏彬禮記訓纂中禮之喪正義深衣即閒傳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
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謂祭前練冠也此謂由祭而來者○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主人待于廟不迎者蓋弔者非越客之例比
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推此而言禮後始來弔者則練冠者謂祭前練冠也此謂由祭而來者○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主
除服受弔故不迎賓也王氏引之曰謹案亡讀存亡之亡亡亡與在義正相反亡者不在也入於禮者之禮謂禮之變者不在於常禮之中也唐風葛生篇予美亡此謂予美
不在此也
之於禮者之禮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愛弗迎賓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
動也中正義曰曲禮曰無也其始死至練祥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無幾乎已於禮者之禮也其
亡者不在也中之於禮者之禮謂禮之變者者謂禮之變者也動也中○朱氏彬禮記訓纂中禮之喪正義深衣即閒傳麻衣也但制如深

又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徂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叔孫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襲伯尼者也出戶乃變服朱衰節冠素委貌愚謂上云出戶者舉戶者出戶也下云出戶者武叔出戶也始死幷纚至小斂乃加素冠素纚斂者喪之大節故不敢以不冠醜之幷纚者所以為褻冠者所以為敬也士喪禮小斂卒而袒括髮乃及於室而男女奉尸以俟於堂今武叔袒括髮於舉尸出戶之後失禮一也尸既出戶乃出戶而袒則主人夫士一也鄭氏云褻經一股而還之小斂時士素委貌大夫素爵弁而加此經曾子問疏引崔氏說謂小斂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後士以纚之袒括髮後士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字生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蓬無勝味當作沫不和無宮商之調無簨虡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

生之子乃路人也何服之有狄儀不可考公叔木衛之大夫必不從母而嫁且為父後者出母且不服又何異父同母兄弟之服乎魯為叟禮之國二子學於聖人而其學於禮乃如此殊不可解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聞於子游○宋氏彬禮記訓纂注木當宋春秋傳作成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昭公襄公哀公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宋故知木當為宋也

公孫木○陸氏元輔禮記陳氏集說補正集說公孫木衛公叔文子之子竊案春秋定十四年衛公叔戌來奔魯公孫戌與宋魯相近故世本載公孫戌為宋也與宋魯相近故世本載公孫戌為宋也與宋魯相近故世本載公孫戌為宋也鄭氏云木當為宋春秋作成誤字集說謂漫不致辨何歟又案禮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則公孫木或別是一人不應一人所記又誤成為木也更詳之

子游曰其大功乎○宋氏彬禮記訓纂注疏所服也親者魯大功是魯注子游為近是玉注母嫁則外祖父母無服所謂親者魯也異父同母昆弟不應有施此謂與繼父同居者為之周故其子之大功也禮無明文是以子游疑而答也

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聞於子夏子夏子之前聞也曾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無服魏高堂崇曰聖人制禮外親不過緦殊異內外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緦而已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狄氏不當同居亦當同爨絕之何無緣犬功乃重於外祖父母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顧氏記知錄同母異父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聞也此武曰狄氏不當同居亦當同爨絕之何無緣犬功乃重於外祖父母也

子思之子喪狄儀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乎觀禮子蓋慎詰子思曰子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孫氏希旦禮記集解子思之母嫁母也嫁母無服子思何慎哉柳若哉少不可不慎而已矣是以君子無經濟禮

曰吾何慎哉　漢石渠議太傅母當服期不服韋元成曰子思自言其時之不得行禮者以答之蓋禮所不得為則雖欲慎之而無可慎也故祭祀不下絕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元成議是也邊讓喪服狀謂當大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則而不言母嫁不從者之服則不服也出母服嫁母不服何也蓋出母者見絕於父不得已而去者也命之以則反矣猶未自絕於其夫與其子也嫁母者父亦當絕之矣彼乃自絕於其夫且自絕於其子則其與出母之不得已而去者不同矣惟其夫死子幼無大功之親不得已挾其子以適人則其情既可原而又有撫養之恩也然後為之服然猶止於杖期不得以父沒為母喪長三年之服服之也喪服於母嫁而從者為之杖期則嫁而不從者必不亦為之杖期矣降此則或為為旁親遠降之服或為正尊親遠之服乃皆非所以服其母也先為欲以出母之服例諸嫁母誤矣

子思之母死於衛○馬氏斯大禮記偶箋獲說伯魚死其妻改適於衛此妄說也伯魚之死年幾五十其妻亦既衰沉上有聖賢子豈比窮民無告者而至有改適之事也故知妄也謂孔子子思皆出妻亦然○俞氏正燮癸巳類稿子思之母蓋衛氏女魯人孔氏女魯人上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注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檀弓下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伯魚卒時子思或未有門人故疑其歸之當嫁曾又申之母也故知妄也謂孔子子思皆出妻亦然○俞氏正燮癸巳類稿子思之母蓋衛氏女魯人孔氏女魯人上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檀弓下

許諾如似禮出於己故縣子譏之

汰哉叔氏○嚴氏可均唐石經校文各本汰作汰釋文汰本又作太作太奉泰按當以又作本為長說文奉古文作太滑也徐鍇曰本音他達反今左氏傳作汰軨非是均謂改汰為泰為太亦無舊本可證而石經通例唯尚書及月令爾雅用古文太餘都借大為之則汰哉之汰及左氏傳汰字宜統為大矣至汰字說文所無自毋庸論汰淅瀰也誼亦別

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葛氏斯大禮記偶覽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明器鬼器也當虛祭器人器也當實宋殷之後當用祭器此醢醢百甕曾子謂為明器安知實之○孫氏鼎曰非不用祭器而實之以醢醢是不知明器而當虛祭器人器也故曾子譏之其後不合禮即此可見○朱氏彬禮記訓纂注引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與人器之義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器祭器與人器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孫氏布亘禮記集解鄭氏曰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無祭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丘布之幕主醢醢肩又去魚二醴酒也若大夫諸侯兼用鬼器人器則空鬼而實人夏后氏專用鬼器則分牢以實之殷人專用人器則分牢以虛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王氏夫之禮記章句司徒家司徒按周禮家有宗人司馬士而無司徒孟氏之有司徒僭也旅如天子旅見諸侯之禮四布四方所賵之布皆以敬布致之不必多也棺周於衣棺言僅足以周其外而已亦必大死可惡故備衣衾棺槨欲其深遠不使人知不當更封樹以標之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意以人

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鑠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秦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既受天命乃敢伐桀祀紂先王道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句言賓讀言之緒言武王乃饗湯之緒也列子天瑞篇曰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句言息及其極也莊子則陽篇曰君為政句言馬勿函斯繄言為政則勿函斯繄也荀子天論篇曰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句言息及其極也莊子則陽篇曰若鼎水火入焉燋沒耳言人乃僥沒也句言賓賓為之則見賓賓為之則見賓賓為之則見

堊三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期外可使

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約角瑱鹿裘衡長袪裳衡長袪謂裳緣袂口也○孫氏布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小祥練飛練中衣以黃為內線為飾黃之色取於練縓之類明外除練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者布有瑱衡當為橫字之誤也袪謂裳緣袂口也練而為素橫廣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古時廣袤正義氏曰練小祥受大功之服而頒練用練老頒練外也明其外除故歸見外也葛要絰者貫首而垂也葛要絰也繩屨者謂以繩為屨也○孫氏布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小祥冠八升為母冠九升皆加灰練之又設其袪也愚謂小祥謂之練者始練大功布為冠也喪冠不練其中衣升數也吉有喪無瑱瑱耳人聞有喪無瑱瑱耳人之冬時衣裳有素者皆時用玉為之飾則束髮而已故小祥以其祭言之曰小祥以其冠言之曰練練衣者練大功布為中衣也喪服傳曰布衣練冠者練大功布為中衣也為父小祥衰之冠亦用其冠之練中衣升數與喪同加灰練之又設其袪也愚謂小祥謂之練者始練大功布為中衣也為父小祥衰之冠亦用其冠之練中衣升數為緇色蓋吉時中衣以素為質而為之飾也練者練也練者練也練者練

第無過五兩鄭注繞實繞字也古繞以才為聲據此則紂者繞之古文純者紂之譌字義象文才作半也作宜形近易譌也說文有繞無紂則紂當作繞

天子之殯也殯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畫塗屋天子之禮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殯棺以椁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之形也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飾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闕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殯塗也龍輴者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輴為龍也以椁者亦題湊殯木象椁而下四面盡塗之也畫輴殯塗龍輴以椁者天子之殯以塗龍輴載柩其木四周象椁其上畫為斧文也加斧於椁上謂用黑色畫斧文也黼黻殺大夫元冒黼殺士緇冒也是君之喪衣裳實殺之殺猶冒也是君之喪衣裳時之棺衣

子游揚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是知主人雖有事未得拜賓弔者已先入也喪大記云士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則不當事雖未小斂固為大夫出矣士喪禮唯君命出謂未襲也前也

弔於葬者以執引若從柩也謂未襲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綍從柩贏者稱名從前引之曰綍綍發也發車使前也釋文引車索綍棺索正義何東山云天子于子入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蕭數外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柩曰綍從柩贏者孔氏曰引柩車索也引者是遠之名車行遠也綍引棺索也綍是揚舉之義棺惟揚舉不長遠也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助引柩車及至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過行皆散而從柩物也注云士喪禮曰綍引棺索也綍是揚舉之義棺惟揚舉不長遠也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助引柩車及至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過行皆散而從柩謂之綍是也此疏以綍為揚舉乃據孺子之引為說非確義也又既夕禮屬引鄭註云在軸輴曰綍在軸輴謂朝廟時也朝廟時柩雖行而不遠故亦不謂之引而謂之綍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之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之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之

上文毋以擊鄉人疾莊后一律鄭注今為大夫鄉士本作或為大夫鄉士蓋別本有作毋以擊鄉士疾大夫鄉士者故鄭記其異也今正文文而行又改注文或為作今為而正秋之義從而為大夫鄉士者故鄭記其異也今正文文作莊士

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食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親所饋食之處正義謂葬室訖反哭升於廟所以升堂者謂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所以入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朱氏彬禮記訓纂注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慤者得其之始未見其甚正義廟是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親而不見故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朱氏彬禮記訓纂注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慤者得其之始未見其甚正義廟是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親而不見舉葬就墓所弔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慤故云慤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慤者得其之始未見其甚正義廟是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親而不見於家者之情又為兼盡也愚謂慤與乞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之慤同其質有餘而文不足也蓋葬事甫畢即行弔禮則於禮節忽遽而無從容之意故曰慤者故也

葬於北方北首○程氏瑤田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檀弓葬於北方北首者孝子之道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葬於北方北首者以其親之幽闇之義待之是故殯殯猶南首不北首也以其親為之幽焉云南士喪禮曰死於適室幽用緁衾幽用緇衣緁以侯絶也緁之卒說朱紫當膺設柶櫻受見尊于戶西注云當膺北面值尸胸也如受見尊于戶西注云當膺北面值尸胸也如受見尊于戶西注云當膺北面值尸胸也如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正義鄭注上虞禮云虞安神虞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齊氏召南禮記注疏侯氏之說則天子九虞也

其虞而之吉祭也比至於附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未無也日有所用剛日哀薦而成事接祥祭祭則卒哭後祔於祖祭

虞祭猶是喪祭卒哭始吉祭明日卒哭之次日也一日未有所歸必與卒哭之日相連而不間隔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卒哭吉祭按士虞記賓疏云卒哭為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二十八月後吉祭則禫祭以前總為喪祭

父也不忍一日離此吉祭明日卒哭之日未有所歸必與卒哭之日相連而不間隔也變而之吉祭即例以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於祖祭

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者子不忍故祔祭以變為其神若用虞祭之禮即早上文所謂明日祔於祖祭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附孔子善殷○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期而小神之人情江氏永曰考大戴禮之意精矣注疏以變為其神若用虞祭之禮即早上文所謂明日祔於祖祭

宮者信安其不言專主而言專衣服者鄭氏謂毀易祖考之新廟徙之後人所不忍是從者祔後殯宮有二說朱子鄭從三年之說為合於人情愚愚

又以還廟篇證之新廟徙之後其云成廟將殯殯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禰此亦可見練祥禫之祭皆特祀於主而主不在廟也殷祭蓋以傳所謂元服乎練使練者祔於同堂禮之世祖非同廟穆者

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禰此亦可見練祥禫之祭皆特祀於主而主不在廟也殷祭蓋以傳所謂元服乎練使練者祔於同堂禮之世祖非同廟穆者

喪事即連有進無退謂樞不反非謂喪主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喪廟當在反哭之後祔與卒哭而祔畢主皆喪於祭主三年喪事而後祭相於妙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

其原自有殯於祖考哭而祔於卒哭明日而祔也祔與卒哭而祔畢主皆喪於祭主三年喪事而後祭相於妙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

也周卒哭而祔畢主皆喪於祭主三年喪事而後祭相於妙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

君桃鬼所亞莉葛若可埽不祥

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是也諸侯則至廟門而巫止祝代之陪於天子也小臣二人執戈先君之常位也臨生者但有執戈臨死者王弔則巫祝並前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

以與臨生者之禮異也死澌滅也難言不忍言也若於天子之喪於礦鑛必往焉臨其尸而埽之其於君臣之恩誼至矣然必用巫祝桃茢者蓋以死有人死斯惡之道矣王所

之所不忍言故必有所特以祛其疑畏正所不便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之小臣二人執戈先

禮言禮三而鄭氏云皆三个則是个乃在包之中者而个非苞也儀禮賈疏得之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大夫士各三个則是个乃在包之中者而个非苞也儀禮賈疏得之

是牢具之數又視牢具介故此說不知禮之降殺以兩止就天子諸侯大夫士大夫士之三乘諸侯之介

喪禮無之故為此說不知禮之降殺以兩止就天子諸侯大夫士大夫士之三乘可知孔疏謂天子無遣車盛泥於以遣車為載包從葬之車而士

曰雜記注云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以上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之上不言其數以大夫差之不屑屑也○沈氏垚禮記熊皇異同注个謂天子無遣車盛泥於以遣車為載包從葬之車而士

牢二牲則二體然大夫以上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之上不言其數以大夫差之不屑屑也○沈氏垚禮記熊皇異同注个謂天子無遣車盛泥於以遣車為載包從葬之車而士

二十七段九包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取个未詳也賈公彥既夕疏曰士有一包而云包二十三个鄭又云个謂所包遣

奠則士一包之中有三个牲體若然大夫云遣車五乘包五个个則一百个之中有五个又加五五二十五一大牢而為二十五體則亦取下體前腥取臂臑後脛取髀三个牲有九體又

就九體折為二十五个五包包各五个諸侯亦太牢而為二十五體則亦取下體前腥取臂臑後脛取髀三个牲有九體又

自視牲體全體謂若少儀之太牢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牲體而為二十五体也○金氏榜禮從注云云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一大牢而為二十五體則亦取下體前腥取臂臑後脛取髀三个牲有九體又

奠牲體全體謂若少儀之太牢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牲體而為二十五体也○金氏榜禮從注云云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一大牢而為二十五體則亦取下體前腥取臂臑後脛取髀三个牲有九體又

之數也禮記遣車視牢具注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名个牲體特牲少牢下篇曰主人獻尸尸作三个俎注云三个俎謂肩臂臑

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榜案古者牲體之數名个牲體特牲少牢下篇曰主人獻尸尸作三个俎注云三个俎謂肩臂臑

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榜案古者牲體之數名个牲體特牲少牢下篇曰主人獻尸尸作三个俎注云三个俎謂肩臂臑

腸後脛折取胎蓋捂轉不一包者牲體之數名个牲體特牲少牢下篇曰主人獻尸尸作三个俎注云三个俎謂肩臂臑

包也由是差之諸侯大夫用牲士用一包者牲體之數名个牲體特牲少牢下篇曰主人獻尸尸作三个俎注云三个俎謂肩臂臑

妄音車載一包為九包七包大夫用牲士用一包者牲體之數名个牲體特牲少牢下篇曰主人獻尸尸作三个俎注云三个俎謂肩臂臑

包取盛遣奠牲之數是自司徒至士為遣車視牢具自諸侯以上為遣車視牢具自諸侯以上為遣車視牢具自諸侯以上為遣車視牢具

國

昭子之母死聞於子張曰國昭子之喪大夫東鄉西鄉夾羔于相見禮故問之為位也

獨舞斯慢一句在其中間言哀樂循環相生之意詳文義似不當著此孔疏謂鄭他本或氣此句或本係衍文如陸氏之說與人舞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斯蹈蹈斯慢慢斯慢慢斯戚戚斯歌歌斯辟辟斯踊踊矣○嘱氏琳經義雜記釋文云慢斯戚也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慢一句之中有哀樂相生故曲禮云樂終則並注皆非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斯慢斯戚斯歌斯辟斯踊斯慢斯慢斯慢

然如不及其反而息者既葬迎精而反如親之精氣不及與之偕反而止息以待之所謂其反也如疑也此言居喪哀悼之心自始死至既葬其因時而變者如此與上篇始死充充如有窮一章辭雖所指不同其大歸則一而已

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俞氏樾群經平議吳氏澄禮記纂言曰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怳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樾謹按正義讀慨焉如不及為句其反而息為句所解殊未明了吳氏以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九字連讀洵是矣但讀慨焉如不及為句其反而息則非

禮記九　檀弓下二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喪殺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葬稱其財斯之謂禮○朱氏彬禮記訓纂注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禮文喪大豆也王云熟豆而食曰啜菽正義以菽為粥而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使盡其歡樂此之謂孝斂手及足速葬而無葬稱其家之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孫氏布旦禮記集解鄭氏曰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孔氏曰啜菽以菽為粥而常啜之愚謂貧食有奢稷之屬今但啜菽而已食之貧也飲有漿醴之屬今但飲水而已飲之貧也養而能盡其歡則先意承志雖淳而無害於孝尊而能稱其財則必誠必信雖儉而無歉於禮夫所謂孝與禮者亦務乎其本而已不然雖日用三牲備飾牆翣喪當馬啜菽飲水盡其歡○陸氏元輔禮記陳氏集說補正集說無解孺案陸氏釋文菽大豆也王云熟豆而食曰啜孔氏疏云以菽為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但以豆煮湯每人所食約豆一掌所掬雜以米一二十粒煮湯一盂攪之食為親自米二百里之外孔子稱其生事盡力則於菽水盡歡之孝盡矣孔疏謂以豆為粥非也又案家語觀子路親在之時當食藜藿起啜之而以燎飢始悟古所謂啜菽者蓋如此無論菜可羹但熟煑白水飲之故啜菽飲水為至貧者之家王云熟豆而食曰啜孔氏疏云以菽為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但以豆煮湯每人所食約豆一掌所掬雜以米一二十粒煮湯一盂攪之食為親自米二百里之外孔子稱其生事盡力則於菽水盡歡之孝盡矣

斂手足形○張氏敦仁撰本禮記鄭注攷異唐石本以下各本與此同釋文以斂手作音是其所自出也前經子游問喪具下此句唐石本及各本作首復正義云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此正義云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是正義本皆作首不作手今案首也足也形也是三事故鄭注彼經以體解形此經不注者已具於彼也首言上之所始足言下之所終形言中之所該斂法備此三者士喪可考然則正義作首為是彼經不見於釋文故唐石本仍作首而各本亦仍之以此相決或釋文本彼亦作手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某人之臣在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孫氏布旦禮記集解革急也不釋服而往蓋使人攝祭以終事也柳莊之事不見於左傳觀其誡勿班邑固亦可以為賢矣然喪記之前乃輟祭而往則非禮矣侯伯祭服弊冕而以禭其臣其紊亂王章與曲縣繁纓之賜何異裘氏邑名潘氏縣名書謂書之於券書券而納之於棺所以要言於死者亦非禮也陳氏澔曰此雖有尊賢之心然喪祭祀而不終以諸侯命服而禭大夫書封邑之券衛有大史曰柳莊○惠氏棟九經古義案古今人表佺柳莊餘古曰莊讀曰莊棟案春秋語曰楚閭子問于莊駟茲義佺莊嚴訢碑云兆自楚莊即楚莊王也漢諱莊改曰嚴漢時莊佺卒於垂午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

得以人之母試己之巧即有病于爾子諸說未合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平尚幼斂下棺於椁也般名技巧者見者豐斂事而平尚幼請代之而欲豐其技巧初謂故事言公室視豐碑者時僭天子也豐碑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
於椁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者豐斂事而平尚幼請代之而欲豐其技巧初謂故事言公室視豐碑者時僭諸侯諸侯四綍二碑如桓楹大夫二
綍二碑士二綍無碑孔氏曰豐碑斲大木為碑於椁之前後及兩旁樹之鑿去碑中之木使空於空中著鹿盧以綍之一頭繫棺城以一頭繫鹿盧人各背碑負綍鹿盧
轉以漸卻行而下之知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豎長用力深也凡天子之葬抽也為方縛漢書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南畔為羨道謂之隧以疊車載柩
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葬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綍於棺之城從上下棺入椁中於此時用碑綍也桓楹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迺而言之亦謂之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南畔為羨道謂之隧以疊車載柩
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葬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綍於棺之城從上下棺入椁中於此時用碑綍也桓楹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迺而言之亦謂之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南畔為羨道謂之隧以疊車載柩
碑是也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矗大所以異於諸侯也愚謂公肩假亦魯人史記孔子弟子有公肩定魯碑天
子下棺所用而魯君用之故曰視豐碑也楹謂棺城之屬於棺城而不屬於輴亦可見矣遂師註疏車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謂在壙中載之非載以入壙也既夕禮疏謂幕
壙柩車至壙側說載除師用碑綍下棺輴上觀綍之屬於棺城而不屬於輴亦可見矣遂師註疏車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從葬道入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其中最為明析孔疏謂屬車之屬說而

子服惠伯為介○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惠伯屢父元孫之子名椒介副也正義曰世本屢父生穆伯穆伯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為屢之曾孫惠伯是蔑之孫屢父元孫之子也

惠伯曰敢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敢君命所為敬叔於郎穆以懿伯為叔父正義此後人轉為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叔父檢世本敬叔是桓公六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膳以惠伯之言而入按左傳云及郈邊懿伯之忌先言及郈而後言入○朱氏彬禮記訓纂注

之大喪君也小喪屬官也或今即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也寢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王注木鐸鈴也以木為舌故謂五廟毀者正義庫門魯之外門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若天子皇雉門王注侯三門庫雉路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辨學也雜記曰夏之諱不舉諸其側方性夫曰夫子曰不在頌史此言在不稱徵也杞不是徵此言徵不稱在也

二名不偏諱○朱氏大韶實事求是霑經義二名不偏諱注偏諱謂不一一諱之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四經正誤曰偏本作偏舊杭本柳文作遍九偏字音相例可知此作偏鄭云不一一諱者乃以一解偏蓋一一者皆偏有其一者也唐律謂之偏犯舊杭本柳文特誡字耳盧氏文弨鍾山札記引岳說曰若如其說二名不偏諱則必指定一字諱一字不必諱始得謂之不偏諱今以孔子之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致之則二字皆在所諱中但偏舉其一則不諱耳偏字義圓偏字義滯殷氏經韻樓集曰此字作偏唐石經以下作偏唐石經以下作偏字之義者偏字義為蓋型之義者偏字義為蓋型之義其義為蓋型之義者偏字義為蓋型之義者偏字義為蓋型之義者偏字

九年孔子纔九歲此云孔子在觀其葬故知為昭二十七年愚謂水經註高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坎壈也深不至泉者尺以載棺椁而已不過漂也封加季子在墓道東西面又轉而南行又轉而北行而遠之也右遠也右遠也右遠

義說與馬○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鄭注曰與言原多正義引王肅曰與言其文章之說也釋文與本亦作煥引之謹案王說為長與古煥字廣韻與文彩明皃玉篇煥明也亦作與雅悬阿篇伴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論語泰伯篇煥乎其有文章何注曰煥明也美哉奐馬者至有文彩與然明也大戴禮四代篇與然而與民壹始即煥然也漢冀州刺史王純碑與奐王君即煥矣也後漢書張奐傳奐字然明奐志孫奐傳奐字子道明皆用古煥字為名而字曰明明者煥之正訓也

歌於斷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朱氏彬禮記訓纂注祭記死喪無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江氏永曰生則歌死則哭大概言之耳文子成履室非祭祀之所而注疏以祭祀則樂釋之非也

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朱氏彬禮記訓纂注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盖字之誤當為原正義謂頸也古者罪重斬腰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之義說補正陳氏集說補正陳氏集說補正○陸氏元輔禮記陳氏集說補正○陸氏元輔禮記陳氏集說補正

傳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絶高為京廣平曰原京非藉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為原也九原山在山西絳州西北二十里晉大夫葬處愚謂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平曰原後人亦有據山地而稱者如淮陰侯葬其身行營高敞地是也似不得謂京非墳墓處而必改其字以從韓詩也○俞氏樾禮記鄭讀考注京盖字之誤當為原按國語晉語亦作九京韋注亦云京當為原用鄭義也漢人書京字或作京首而用者更作九京尤為錯誤○朱氏芹十三經札記鄭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盖字之誤當為原孔疏爾雅云絶高為京廣平為原京非並文原是墳墓之所芹按廣陵方氏曰九京即九原也指其冢之高則曰京指其地之廣則曰原據此正不必以下有九原○李氏惺群經識小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故曰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朱氏彬禮記集說鄭氏曰畜狗馬守封當為窆窆謂沒於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惟蓋方氏慤曰畜無貴於其封也亦予之庶毋使其首陷馬路馬死埋之以惟○孫氏希旦禮記集說公乘馬壅而死以惟夏之愚謂埋之以惟則不以其敝者也記者因孔子之事而并及埋路馬之法蓋犬馬皆有力於人故其死而埋之也猶有恩焉而或惟或蓋或歌或不歌大小輕重之差亦寓乎其間矣

季孫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闇人掌門者若二子者君弔方與主人哭踊之時於禮不得內弔賓也入於廄而脩容者欲君而更自整攝也卿者已告於君君行弔禮畢已告於君君降一等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沈氏垚禮記集說皇異同正義曰按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畫之位然君在則為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降一等而揖之也○沈氏垚禮記集說皇異同正義曰按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若不當畫欲卿大夫位固在庭中矣鄭注士喪禮云公卿大夫位如朝夕哭弔之位則以碎中庭之位為是與喪大記所云者乃當大斂之節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降一等而揖之也○沈氏垚禮記集說皇異同正義曰按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畫之位然君在則為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降一等而揖之也○沈氏垚禮記集說皇異同正義曰按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畫之位然君在則為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降一等而揖之也○沈氏垚禮記集說皇異同正義曰按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若不當畫欲卿大夫位固在庭中矣鄭注士喪禮云公卿大夫位如朝夕哭弔之位則以碎中庭之位為是與喪大記所云者乃當大斂之節故

莊公之薨二十二月遂行吉禘後年八月慶父弒閔公矣惡謂如鄭氏之說則是莊公之喪閔公既葬即除羣臣既卒哭即除則是喪不至期其為短喪也甚矣魯為東禮之國雖國家多故豈有服其君父不至期者且莊公之喪閔公既葬即除羣臣既卒哭即除則是喪不至期其為短喪也甚矣魯為東禮則記國家多故豈有服其君父不至期者且莊公之喪閔公既葬即除羣臣既卒哭即除則是喪不至期其為短喪也甚矣魯為東禮

吉禘於莊公吉禘者禘除踰月新主遷於廟而行吉祭也鞏穎謂莊公別立廟而吉禘胡氏謂行禘祭於閔皆非是喪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踰月始吉祭莊公之喪以二十二月吉禘視常禮短六月是其祥禫之期有不能如禮者春秋書吉禘之遲則其喪制亦不能如禮者鄭氏短固可見矣然謂服期而除則恐不然疑閔公歟以十一月除首絰遂以二十二月除要絰妄說至二十二月除禫喪者不能行吉祭與喪服斬衰章註云剌襃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父母長幼之喪所而以不能如禮者鄭氏短固可見矣然謂服期而除則恐不然疑閔公歟以十一月除首絰

父專政吳氏之說為得其情又按鄭氏喪服斬衰章註云剌襃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卒哭其數又齊衰三年章註云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卒哭異數又大功章註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今以莊公之喪觀之其葬也以十一月其吉禘也以二十二月而喪王以既葬便除首絰可謂不如禮之甚者然而君臣終麻服葛猶必以卒哭則諸侯受服亦以卒哭於此可見而天子亦當無其禮矣所以喪服於斬衰齊衰之喪不言受服者蓋自大功以下卒哭受服喪專為除卒哭以後更無他服而胥斬之服卒哭受服以後有練祥禫變除之節專言卒哭受服則文繁而所以喪服於斬衰齊衰之喪不言受服者蓋自大功以下卒哭受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時子般甚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正義曾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絰不入庫門絰不入衰亦不入可知也

士大夫既卒而不入○朱氏彬禮記訓纂注麻猶絰也臺臣畢虞卒哭亦除奠也閔公既吉禘不與虞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戰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服受服至今卒哭總除

班○書氏浚說文外鳙檀弓經旨之班然說文無班字廣韻二十七刪斑同說文斑駁文也案班不一義駁文足以包之故王制班白者不提挈淮南修務訓作辨白其實辨傳楚人謂虎班為假借字班文有訓虎文者亦可作辨而正字則當作廌說文廌虎文彪也从虎彬聲布遭切而漢書叙

執女手之卷然○俞氏樾群經平議注曰說人辭也正義曰言子子執所答女人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樾謹按以女人之手也卷然猶云拳拳然廣雅釋訓拳拳愛也王氏念孫疏證曰漢書劉向傳云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憂悱之義也賈捐之傳云敢陳愚忠卷卷高傳云臣禹不勝拳拳並字異而義同此卷然字據釋文亦有作拳者執女手

趨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惠氏棟九經古義注云叔譽叔向也知叔譽是叔向哲晉語云趨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故知叔譽是叔向周書大子晉云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大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孔晁云叔譽者大夫叔向也春秋時大夫有兩字者如子產字子美是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叔譽叔向也晉大夫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

吾誰與歸○王氏引之經傳詞歟與玉篇曰歟語氣辭古通作與皇侃論語學而篇疏曰與語不定之辭高誘注呂氏春秋自知篇曰歟邪也邪俗作耶歟邪二字古並讀若餘莊子天地篇其胤而後世之與釋文與本又作邪又注淮南精神篇曰與邪辭也此皆常語也其在句中助語者禮記檀弓曰殆誰與哭者又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與哭者又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為問詞與哉同義連言之則曰與哉禮記檀弓曰我弔也與哉論語陽貨篇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是也猶乎與哉同義而連言之則曰乎與哉也與猶兮也詩潛曰猗與漆沮即曰猗與郁與猶言猗兮漆沮猗兮郁兮也晉語猗兮遠兮是其例與猶也也論語公冶長篇於予與何誅於予與改是猶言於予也何誅於予也改是與邪古同聲故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之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并猶專也說文曰倂側而專也倂射姑所殺沒於地植或為特與吾誰與歸而專也倂射姑所殺沒於地植或為特與吾誰與歸

寸以為侯中退柔和說吶吶訥訥小說說文說吶吶訥訥小說說文吶言之訥也訥言難也說文訥言之訥也訥言難也

恩於人而生則不與之死利將死亦不以其子屬之廉潔之至恩謂趙文子之為人亦可謂賢者然以宮室之侈瑉璉之至恩謂趙文子之為人亦可謂賢者然以宮室之侈瑉璉之

之世相習成風而不自知其非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朱氏彬禮記訓纂注中身也退柔和說吶吶訥訥小說說文吶言之訥也訥言難也王氏引之曰退之言隨也柔和說吶吶訥訥小說說文吶言之訥也訥言難也王氏引之曰退之言隨也柔和說吶吶訥訥小說說文吶言之訥也訥言難也王氏引之曰退之言隨也柔和說吶吶訥訥小說說文吶言之訥也訥言難也

坤隨然示人簡矣馬融韓康伯並云隨柔貌孟喜作退柔貌之退與退讓之退殊義正義解為卑退失之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惠氏棟九經古義注云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楚語左執鬼中畢曜曰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俞氏樾禮記異文箋注退或為妥

按退妥一聲之轉玉篇曰部腿也偏切本作髓古從骨妥聲今從肉退聲此退妥聲近之證文十二年左傳集解曰古名退軍為綏亦其例也

退然如不勝衣○玉氏引之經義述聞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柔和貌退或為妥言其下於心亦取退下之義春秋傳爰綏謂兩軍皆退也

退同義妥或為綏曲禮大夫則綏之鄭讀綏為妥言其下於心亦取退下之義春秋傳爰綏謂兩軍皆退也

退然○玉氏引之經義述聞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退柔和貌退或為妥引之謂妥之言隨也鄭解傳天坤隨然示人簡矣馬融韓康伯並曰隨柔貌孟喜作退陸

續重遇姚信作安正與此同妥古綏字古相見禮鄭注古文妥為綏漢書無制王旦傳北州以安孟康注曰安古綏字綏亦柔和之意備張曰綏柔安也其義相通也柔貌

之退與退讓之退殊義正義解為卑退失之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朱氏彬禮記訓纂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嘗謂也庫物所藏王氏引之曰管鍵所以啓閉庫也

然謂之啓庫閉庫則可謂之管庫則可謂之管庫則又不成義且守庫者職司出納不獨啓閉已也今案管者典也主也管庫之士謂主此庫者耳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俞氏樾群經平議注曰管鍵也庫物所藏樾謹按管鍵所以啟閉庫也也管與館古通用儀禮管人及注曰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是其證也儀禮釋文曰管如字劉又音官蓋管為館舍之本字作館者後出字作管者假借字也說詳爭

管庫○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注曰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王氏引之曰管鍵所以啟閉庫也

庫則可謂之管庫則又不成義且守庫者職司出納不獨啓閉已也今案管者典也主也管庫之士謂主此庫者耳

主也管庫之士謂主此庫者耳

叔仲皮學于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長而無子以告請繼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之未吾禁也退使其妻繼衰而環絰○馬氏斯大禮記偶箋按繼

衰四升半之衰當為齊壞字也繼當為木樨喪之樨字本作齊缺其上半而成衣也繼典相承齊衰字無作齊者是不知繼衰小功之繼而

後而交結於項也環絰為之如於首也舊說謂環絰一股非也繩必兩股而相糾結乃能固鳥說婦為舅姑同鳥說婦為舅姑同鳥說婦為舅姑同

語總爰而環絰○朱氏彬禮記訓纂注總衰小功之纓而四寸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後其喪為舊服之釋名環絰未無餘散麻圍如環也

蠶則繢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喪為之衰○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蟲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喪將為成宰遂為喪成人曰蠶則繢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喪為之衰○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蟲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繢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正義蠶則須匡以貯繭蟹背有匡匡自著蟹非為蠶設蟹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為蜂設蟹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長子喪方為制服服是子喪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王氏引之曰為猶使也言蠶則繢而蟹為之匡以貯繭范則冠而蟬為之緌以飾冠兄則死而子喪使之衰以盡禮皆由他物他人助而成之非其所自為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蟲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繢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孔氏曰成人不為兄服聞子喪至孝來為成宰必當治不孝之人故權而制服蟹背殺似匡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繢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似冠之緌蠶則須匡以貯絲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非為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為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而後畏子喪方為制服服是子喪為之非為兄施亦猶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應氏鏞曰此譬雖以戲夫民之為服者不出於誠心實以喜子喪之孝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以克敬典為急而分正東郊必以孝友之君化之機不在多也

蠶則繢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喪為之衰○俞氏樾群經平議注曰蟲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繢范之冠也樹蘭按下云兄則死而子喪為之衰上當云蠶則繢而蟹為之匡范則冠而蟬為之緌文義始一律注其殆非也蟹有匡者蟹為匡也蟬有緌者蟬為緌也孟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趙注曰為有也為與有一聲之轉故為可訓為有有亦可訓為問是有與為古字通矣此文本云蠶則繢而蟹為匡范則冠而蟬為緌兄則死而子喪為之衰吉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莊子大宗師篇莫然有間釋文同注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即其例也鹽鐵論忠篇能勿誘乎愛之而勿勞乎上二句用有字者文異而義同古人屢司成文而虛字不同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即其例也鹽鐵論忠篇能勿誘乎愛之而勿勞乎一句用能字一句用而字史記貨殖傳皆不足與權變者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一句用與字兩句用以字如此之類不可勝舉

子喪為之衰○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喪將為成宰遂為喪成人曰蠶則繢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喪為之衰鄭注曰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者蟬為緌也孟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趙注曰為有也為與有一聲之轉故為可訓為有有亦可訓為問是有與為古字通矣此文本云蠶則繢而蟹為匡范則冠而蟬為緌兄則死而子喪為之衰吉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莊子大宗師篇莫然有間釋文同注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即其例也鹽鐵論忠篇能勿誘乎愛之而勿勞乎一句用能字一句用而字史記貨殖傳皆不足與權變者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一句用與字兩句用以字如此之類不可勝舉

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王弼章昭並曰為猶使也子喪將為成宰而成人遂為喪是子喪使之衰也

五惡惡乎用吾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惡烏惡猶安也何也乎亦作烏高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曰惡安也又注明理篇曰烏安也桓十六年左傳曰聲父之命惡用子矣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曰惡有言人之國警若此者乎何注曰惡有猶何有當有又禮記禮弓曰吾惡乎用吾情桓六年公羊傳曰惡乎淫何鄭注並曰惡乎猶於何也又莊十二年公羊傳曰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曰惡乎至猶何所至孟子梁惠王篇曰天下惡乎定趙注曰問天下安所定由莊十二年公羊傳注及孟子注推之則惡乎用吾情即何所用吾情惡乎淫即何所淫天戴禮武王踐阼篇曰惡乎夫道惡乎相忘權弓曰吾惡乎夫諸又曰有亡惡乎魯論語里仁篇曰惡乎成名孟子公孫丑篇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莊子齊物論篇曰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義並與此同蓋惡本訓何惡乎猶言何所不必訓為於何也又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史記外戚世家曰惡能識乎性命哉漢書雋曾田灌韓傳贊曰惡能救斯敗哉司馬相如傳曰胥雙之事又烏足道乎義並與安同而說者亦訓為於何斯為謬矣　惡不然之詞也孟子公孫丑篇曰惡是何言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可其可亡惡乎不然之詞下惡字訓為安荀子法行篇曰惡可賜可是何言也皆是也又韓子難篇曰惡是非君人者之言也惡與惡同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俞氏樾禮記異文箋注凡穆或作繆按史記魯周公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蒙恬傳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奉穆公亦繆公也

然則吾欲暴生而暴若曰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暴之以求雨甚疏遠於道理矣按楚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為巫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者也

徙市則暴若曰天子崩巷市三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孔氏曰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貨利要有必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隱氏澔曰徙市以居喪之禮自責也縣子以其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然傳公以

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孔氏曰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者亦可謂知言矣

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貨利要有必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隱氏澔曰徙市以居喪之禮自責也縣子以其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然傳公以

大旱欲焚巫尪聞臧文仲之言而止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市為可則亦說矣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萬氏斯大禮記偶箋此言卒哭明日祔主於廟之裏瞰之者孫雖祔祖新主在祖主祏中以物隔之也合之者無物隔之也祖孫一本之親合之為是故孔子善魯舊說以祔為祔尊者非○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祔合葬也離之有以聞其椁中喜夫善魯人也祔尊當合孔氏曰衛人離之者象生時男女須隔居處魯人合之者言死異於生不須復隔設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愚謂離之者穿為二壙夫婦之棺椁各藏一壙也合之者穿一壙而以夫婦之棺椁合藏於其中也離之則卒祔之義故孔子善魯

禮記十 王制一

王制總論○朱氏彬禮記訓纂正義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按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下文云有正賤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則知是周亡之後鄭答臨碩云孟子當祖王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王氏懋竑云王制乃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其時去先秦未遠老師宿儒猶有一二存者皆采取六經諸子之作

蒲姑氏滅而以益齊魯既封而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能內不增以祿奪臣不主為治民正不察乎此滅以益齊魯既封而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能內不增以祿奪臣不主為治民正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孫氏希旦禮記集解

費又非庶人在官者之所可例是實將不免於不足之患是以又有士田官田之授漢書食貨志云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士庶人在官者之受田其法亦如是蓋庶人在官者之祿當以賈氏之有聲字詁為確蓋自徒以至下士遞加以一人之食自下士以至大夫遞加以一倍之祿卿之祿視大夫則倍之三之四之君之祿視卿則十之

百畝之分○俞氏樾禮記異文箋注分或為業接孟子正作業趙注即以業字解之鄭此注不為業字作解則雖存異文而不從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此班祿當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為節宋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卿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答駁硯云王纖方千里者以三分去其一為田地三之一為山川邱陵沟洫城郭宮室道路之所居故曰三之一為田也故鄭答駁硯云王纖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凡九百萬夫之地

人多而國少者容有不受田而但賦之祿者也元士受地視附庸此不言者於祿士中包之也畿內之閒田周禮公邑之地也○鄭氏謂三等之國兼以待封王之子弟然王子弟之賢者未嘗不為公卿大夫者雖亦必有田以養之而愚或從其殺矣

名山大澤不以畀○俞氏樾禮記鄭讀者注畀讀為卿大夫者雖亦必有田以養之而愚或從其殺矣

切云大首則畀即頒之旱文以畀為班即頒之旱文以畀為班按班分字本當作班而經傳段頒為班矣儀禮聘禮記胙肉及庾車亦以畀為班

凡八百國分為九州州千里者六十四方千里者九十六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三十六方十里者十六方一百里者六十四方一十里者三十六方一百里者九十六方一千里者六十四方一萬里者三十六方一十萬里者十六方一百萬里者六十四方一千萬里者三十六方一萬萬里者十六方一億里者六十四方一億萬里者三十六方一億萬萬里者十六方一兆里者六十四方一兆萬里者三十六方一兆萬萬里者十六方一京里者六十四方一京萬里者三十六方一京萬萬里者十六方一垓里者六十四方一垓萬里者三十六方一垓萬萬里者十六方一秭里者六十四方一秭萬里者三十六方一秭萬萬里者十六方一穰里者六十四方一穰萬里者三十六方一穰萬萬里者十六方一溝里者六十四方一溝萬里者三十六方一溝萬萬里者十六方一澗里者六十四方一澗萬里者三十六方一澗萬萬里者十六方一正里者六十四方一正萬里者三十六方一正萬萬里者十六方一載里者六十四方一載萬里者三十六方一載萬萬里者十六方一極里者六十四方一極萬里者三十六方一極萬萬里者十六方一恒里者六十四方一恒萬里者三十六方一恒萬萬里者十六方一阿里者六十四方一阿萬里者三十六方一阿萬萬里者十六方一那由里者六十四方一那由萬里者三十六方一那由萬萬里者十六方一不可思里者六十四方一不可思萬里者三十六方一不可思萬萬里者十六方一無量里者六十四方一無量萬里者三十六方一無量萬萬里者十六方一大數里者六十四方一大數萬里者三十六方一大數萬萬里者十六方一極大數里者六十四方一極大數萬里者三十六方一極大數萬萬里者十六方一億億億

云三命受位鄭注言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是三命之卿再命不得有一卿命於天子也
天子使大夫大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卿始有列位於王子男之卿再命不得有一卿命於天子也
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周則於牧下置二人○朱氏彬禮記訓使佐方伯領諸侯每一州輒
於此篇豈其闇周初有三監監殷之事故欲放而設之與三監之說見於書序及漢書地理志蓋武王既滅殷殷之畿內千里分其地以封武庚管蔡等班固及尚書孔傳
以武庚管蔡為三監鄭康成以管蔡霍三叔為三監監即諸侯也書云五啟監厥亂殷周禮大宰職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八曰監者而漢人遂欲於方伯之國皆設
金氏云凡封於殷者皆監殷者也此言是也武王既滅殷乃監於武庚之國者而漢人遂欲於方伯之國皆設
三監亦異於先王之制矣既使為方伯而又立為三監以殲殷伺其動靜牽制其手足此乃末世猜防之術曾謂先王之世而有是乎
天子之屬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曰諸侯雖不世襲天子之公卿大夫受地視公侯以下也祿者言子之地以為祿居其位乃食其地而不得以國傳世
也外諸侯嗣者繼世而立也　內諸侯雖不世襲天子之公卿大夫皆有功德者世以為卿大夫之子卿大夫之適子皆入學鄭云舉后三公及諸侯卿大夫之世子皆入學鄭云舉后三公及諸侯卿大夫之世子皆入學鄭云舉后三公及諸侯卿大夫之世

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周禮大行人有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之文以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唐孔氏疏引叔向所言歲聘間朝而會謂計彼六年一會與六年一朝相當大行人所云見者非必若自朝乃遣使貢物據左傳揣周官遣行人而曲通其說三山林氏已駁之矣宋元諸儒或據周禮疑周官疑周禮無定論特以東方諸侯來朝推之今年第一歲侯服來朝明年第二歲甸服來朝又明年第三歲男服來朝通計之豈不是六年一朝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不相合而相合也答曰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疏據堯典言其實虞也堯典又云殷之制諸侯歲朝於東巡守羣后四岳而來○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說五載一巡守羣后四岳生注云巡守者諸侯朝於京師歲偏見之文也此記所言非周制明矣鄭氏以此大聘與朝為晉文襲制蓋據左傳子產之言然以之則五年一朝

秩之次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寄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制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敢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敢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祖禰還進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天道無內外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造乎禰者亦告祖

皇朝五經彙解卷二百三十二

禮記十一

王制二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學所以教士之宮高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凡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王氏安石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教是諸侯未有不命之教者所謂命之教然後為學者何也曰教不可不資之天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愚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世子與國子所入之小學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是也辟廱頖宮天子諸侯大學之異名也丘如璧曰辟廱鄭云築土廱水之外圜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頖詩魯頌作泮鄭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辟廱頖宮天子諸侯大學之異名也鄭此注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頌也所以頌政教也蓋鄭注禮記時未見毛詩傳當以毛傳及鄭箋詩之說為確朱子詩集傳亦用毛傳鄭箋之說水經注曰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者此魯泮宮之制其臺東亦當有水蓋久而堙塞耳　天子諸侯皆有國學鄉學而國學鄉學又各有大小鄉學以閭之藝州黨之序為小以鄉之虞庠為大國學以在公宮南之左者為小以辟廱頖宮為大胄子之入小學者皆於國之小學其入大學則在辟廱頖宮士庶之子入小學者皆於閭之塾而遞升於州黨之序其入大學則於鄉之庠其俊異者乃升於國學而教之下文所謂俊造是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朱氏彬禮記訓纂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正義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為郊則諸侯之郊皆計覓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也金氏榜曰國之小學諸侯立於公宮之左天子則在王宮之四門四門者東南稱門西北稱闈周官師氏令其屬守王門保氏令其屬守王闈學有東學西學北學參蓋天子立四學將入學而太子齒謂此四門之小學王太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學焉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孔氏廣森禮學卮言辟雍四學解古者學有二曰鄉學曰國學國學亦有二曰大學曰小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天子諸侯同之周禮師保之學居於虎闈則小學在國中明矣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西雍者辟雍在西郊也王制又曰虞庠在國之西郊四學同地言虞庠者舉一隅耳鄭君謂王國大學在內小學在外諸侯大學在外小學在國中明及謂周有四郊之虞庠皆不然也繆邕引易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四學同日而偏其近在同地可知蓋太學知明堂之制四方有學明辟雍靈臺並同制故稱三雍宮東堂謂之東序一名東膠知青陽主制曰養國老於東膠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焉老之席位明東序東膠異名同事序夏后氏之學也孟子曰夏曰校乃夏之鄉學殷遷夏禮更以夏之國學名其鄉學矣殷國學名瞽宗周人以為西雍知總章天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為樂祖考於瞽宗而記云祭先賢於西學非其雜歟北堂謂之上庠知玄堂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司樂在上庠於時秋為西方冬為北方故也庠有虞氏之學故又名虞庠南堂成均也知明堂大司樂獨言堂成均之法者以斯為周學之正名殷人尚白先西方蓋以縱畫統四堂大戴禮記曰成湯合諸侯制八政命於總章是也周人尚赤先南方是以五帝首明堂五學首成均董仲舒說成均五帝之學正見學為明堂制有五行之堂象五帝之位今誤解為五帝時學名失其本意王室位中央達四方在明堂曰太室在成均曰中學周垣亦有四門門側之堂所謂塾也虎門唯教胄遊子弟其餘學小學者蓋於學門下遠鄉之庠老學塾右塾以教餘子後漢立四門之學猶此意焉嘗效天子設四學見於明堂位惟南學稱泮宮為異禮諸侯軒轅春秋說諸侯軒城並闕一面以綱於天子於樂辟雍水環其宮泮者半之東西門南通水而闕其北辟泮皆澤也學號澤宮取諸此也○金氏鶚道學制考大學小學之制說者不一皆未有確論也鄭孔謂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又謂諸侯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天子大學在國四伐皆大小二學為國學其立鄉學亦如虞庠為三又謂周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之庠為鄉學隱伴道謂周天子立四學在辟雍即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皆大學虞庠在國之西郊為小學是周大學有三小學止一也陸佃謂東膠虞庠郊學也皆小學也又謂小學在王宮南其大學在郊非東膠虞庠是周小學有三其大學則一也又鄭謂周大學曰東膠在王宮左辟雍在西郊劉向謂辟雍與宗廟明堂列王宮左右張子謂小學在王宮南其大學在國中無在郊之理所謂大學在郊者即郊學對小學而言大耳或謂郊學有四分居四郊鄉遠所升諸侯所貢皆入焉是謂天子小學在郊并王宮南之小學凡五學大學在國中亦備五學小學亦在王宮南學皆五也鶴案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但言天子大學與諸侯異地則天子大學亦在郊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矣下文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庠在國之四郊四郊今本作西郊非也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祭義天子設四學注云四學周四郊虞庠西為四之誤明矣阮二庠二學東膠虞庠皆大學也虞庠特別之曰四郊明其與上文大學在郊不同處也鄭誤以二郊為一又誤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故注云虞殷大學在四郊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夏周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在四郊而注上文小學大學亦以為殷制也孔疏以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知右學小而左學大也若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亦其下文故知非周也大戴禮云古者天子年八歲而就外舍小學在王宮之南故曰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鄭書大傳云使公卿之大子十有三年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餘子年十五入小學年十八入大學鄭注王制但引餘子二句案曲禮云十年曰幼學是小學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大學也然則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通貴賤之制也蒙養之

扶經心室原筆

功全在幼時至十三則遞矣十五則九遞矣大傳之言殊謬是小學大學以年而分王子八年甚幼豈可入西郊之小學乎小學必在宮南之左天子諸侯所同亦四代所同也經典單言學者必是國學之大學王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是鄉學不稱學而國學專稱學也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王制上言者老皆朝於庠下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亦可見國學專稱學也家塾即小學稱為塾而不稱為學王子所入之小學大戴禮謂之外舍是小學不稱學而大學專稱學也其曰鄉學小學者乃通稱非正稱也鄉學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也國中小學與鄉學不在國中可知養於鄉學是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在郊正與此互證明大戴禮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又云明堂外水為辟雍辟雍持說天子立明堂于辟雍之中曾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是大學與明堂同處明堂在南郊三里故曰大學在郊也國以向南為正故惟南郊可東稿郊祭地必言北郊而祭天直言郊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此其一證故大學在郊不必言南也明堂自古有之必當在國之陽以象大微在紫微之南則郊以南為正也明堂在其中則當國南之左與小學在王宮南之左正相合也天子大學凡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於此其人最眾故立五學以居之又向南為正也明堂在丙巳之地不能遠必近郊射射必在大學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文王世子序云天子視學天明鼓徵所以警學必習射天子元侯九十步則其地必寬廣此大學所以在郊也樂記言武王撤軍而郊射射必在大學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文王世子序云天子至日至則其地必遠可知不在王宮之左矣下云始之為也過東序而不入為其教也耕耤觀諸侯食三老五更亦在明堂中可知此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鄭注文王世子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注宗義謂西郊之學周之學周官考工記國中九經九緯曲禮入國問其禁令注國中大學在近郊三里居郭門之內去國城甚近其外乃為六鄉可不謂之國學以別於鄉學且國學之稱亦不專以地言也一鄉之士所入謂之鄉學一國之士所入謂之國學則不必並居國中而亦可謂國學矣古者天子立五學以法五行猶朝廷有五官明堂有五室也諸侯殺於天子立三學以法三才天子諸侯每降殺以兩天子小寢五諸侯小寢三天子五官諸侯三卿皆是文王世子云天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皇諸侯有東序是有東序必有西序併其中賴宮為三陳氏謂天子大學止有辟雍其東序磬宗三者是與諸侯無別矣文王世子謂學于東序禮在北故稱上庠尤位以北為上南為下也若在四郊何以稱上庠乎如謂周無上庠而但有虞庠其名亦自不同庠在北故稱上庠尤位以北為上南為下也若在四郊何以稱上成均在南亦尊承師問道必在辟雍覺大戴禮辟雍之尊可知大司樂總五方之教而教樂德無不兼備無不成均之通稱也天司樂樂官之長即教官名為成均成均之尊亦可知故統五樂通稱明堂名為辟雍亦可名為成均成均之通稱也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樂以治建國之學故此成均即辟雍也項安世謂周於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之學殷言天子之學殷言天子之學周言天子之學也暫宮殿學也明堂外水圜如璧有四門則四面皆宜有學不應獨缺南面也五學見於大戴禮曾子制度四學無南面之文不知曾誼何言其象曰辟雍此說勝於陳氏而亦有誤明堂位云天子之學在北郊言其象曰辟雍此說勝於陳氏而亦有誤明堂位云天子之學在北郊言其象曰辟雍也項安世謂周於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之學殷言天子之學殷言天子之學周言天子之學也暫宮殿學也明堂外水圜如璧有四門則四面皆宜有學不應獨缺南面也五學見於大戴禮曾子制度四學無南面之文不知曾誼何

禮執禮者詔之冬論書典書者詔之夏論禮在上庠鄭君注云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人之學是詩書禮樂造士之四術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學養庶老於西學周人養國老於東學養庶老於南學周人養國老於北學周人養國老於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學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梓按樂記武王克商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實蘋之射息也注云左東學右西學明左學右學皆在郊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則辟雍泮宮皆在郊也故鄭君殷周異義云王制大學在郊辟雍即大學也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明堂位周人三靈皆同處在郊王制說詩其言蔡邕亦以明之矣異義說與王制注不同孟鄭君之定論也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明堂位周人養老在東序記變東序言東膠猶上庠曰虞庠右學曰瞽宗王者相變之宜爾三代之學上庠右學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周之虞庠在國之西郊瞽宗以祭有道有德者或謂之西學祭義記先賢於西學亦在西郊皆備先代之舊樂則東膠在東郊蓋可知也辟雍者大學之統名周立三代之學通名曰辟雍猶五帝之學通名成均矣曰辟雍為周學上與虞夏殷名四學者之未失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水泮宮周學也泮宮周學也周學記言諸侯曰泮宮言繹奠於必先有事於頖宮注云先有事於頖宮言后稷也言之者將以配天頖宮郊之學也然則魯立頖宮以祀后稷是以有在泮獻馘獻囚之事通典兵州泗水鄉有泮水猶武成逸書云乃以底國祀于周廟是也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武王伐殷虜馘俘聃耳于京太室呂覽所引武王居明堂禮周官師氏今其屬守王闈學禮有東學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注云公卿大夫之子弟學焉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古者周天子有虞子官虞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鄭注諸子職依用其說謂卿士之子之適者則有宗道公子之子適者則有宗道公子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古者此公族公族有大夫士大夫復有士士大夫士之適者則有宗道公子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古者周天子有虞子官虞子官職故鄭注或云公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古者周天子有虞子官虞子官職乃周養國老之法也其鄉人子弟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之基宮崇尚大傅所謂家有塾也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由家塾入鄉學其後選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饗饗士庶子掌其割亨之事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則帥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戒令掌固頌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鄭君宮伯注云王宮中諸更之適更之適者大夫賦子男子賦子男之禮士賦諸侯卿禮庶子於賦其士大夫之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掌客王巡守殷國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

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者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雜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圜如璧壁之以水示圓言辟取在太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子亦在廟中皆以望為名也靈臺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靈臺曰靈臺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異以正之兆之圍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廱其雍和是也明堂辟廱皆同處在郊矣圓也沼也同言靈臺於臺下為圓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制說天子之學有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朱氏彬禮記訓纂注綏當為緌緌旨反圍而不合者諸侯惟春田不得圍畋夏秋冬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幾內諸侯為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旨熊氏之說下謂樂仆於地初殺則抗之已殺纔止則奠之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百姓田獵謂冬獵時天子殺則下大綏○俞氏樾禮記鄭讀考注謂車攻傳天子發抗大綏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禮記樸記篇以其綏復釋文并曰綏本作緌明堂位夏后氏之緌鄭注亦曰綏當為緌周官夏采注即引作夏后氏之緌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狩祭獸然後田獵○俞氏樾禮記鄭讀考注謂車攻傳天子發抗大綏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禮記樸記篇以其綏復釋文并曰綏本作緌明堂位夏后氏之緌鄭注亦曰綏當為緌周官夏采注即引作夏后氏之緌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狩祭獸然後田獵鴿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孫氏在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朝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孔氏曰禮記集解鄭祭魚者孝經緯云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昆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朝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孔氏曰禮記集解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朝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孔氏曰禮記集解鄭祭魚者孝經緯云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昆

外神皆祭也言唯者對宗廟尚未祭言之非對其餘外神也既祔之後宗廟亦祭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亦嘗禘於曲沃而還廟之禮亦必因練後始祭也凡在喪而祭者皆使人攝之而其禮皆有所殺焉周禮量人凡宰祭皆鬱人受鬯歷而皆飲之晉既烝於曲沃而是冬叔肸言寡君未禘祀此使人攝祭宗廟之證也曾子問所言既殯而祭五祀有降殺之法大宗伯以鍾食享先王鄭氏謂始禘自鍾食始則在喪而祭宗廟者雖人君但用鍾食之禮與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暴猶耗也浩猶饒也不奢不儉常用數之仍愚謂不足謂財匱而用不給由於用財而物力傷殺也故曰暴有餘謂財多而用不盡由其用之有節而儲蓄豐美也故曰浩以三十年之通數而祭常用其仍故豐年不奢留其有餘於凶也凶年不儉貴其不足於禮也此制用豐凶相補之法也然凶歲祭事不縣祀以下牲則豐凶不奢而凶則未嘗不儉矣而曰凶年不儉何也蓋祭有大祀中祀小祀或殺而大祀則不縣祀以下牲則豐凶不奢而凶則未嘗不儉矣而曰凶年不儉何也蓋祭有大祀中祀小祀或殺而大祀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陸氏九輔禮記陳氏集說補正集說暴者殺殺之義言不稱整也浩者汎濫之義謂以美設禮也孫氏樁明其意曰以三年之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故曰暴俾于禮而不盡其財使財有餘故曰浩此甚足明暴浩之義而集說不取鄭以殺殺汎濫為解何耶臨川吳氏則又謂暴如日之暴曬乾暵則小暴加之以滋潤浩如水之浩渺汎濫多有餘之謂暴與浩者通用方言曰膊暴也暴之通作薄膊也云暴猶耗也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也云浩猶饒也浩者汎濫多有餘之謂暴與浩者通用方言曰膊暴也暴之通作薄膊也云暴猶耗也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也云浩猶饒也浩者汎濫多有餘之謂

注曰謂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是暴與薄者通用方言曰膊暴也暴之通作薄膊也云暴猶耗也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也云浩猶饒也浩者汎濫多有餘之謂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九年之蓄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

注曰舉以樂○孫氏希旦禮記集解九年之蓄者三十年之蓄所用有九年之蓄者如此其在民者亦必三年耕則有三年之餘食九年耕則有九年之餘食以三十年之

通則國與民皆有九年之蓄其餘雖有水旱而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

又少焉而無三年之蓄則無以待意外之變而國非其國矣然非獨國家之所蓄者如此其在民者亦必三年耕則有三年之餘食以三十年之

一舉而備之以樂不然則有所不安於是也舉謂殺牲盛饌以食也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以樂備食鳧氏鐘曰此非謂早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畊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朱氏彬禮記訓纂注從色也如此然後天子之食每日

子乃日舉以樂備食正義曰天子之食日舉以樂備食鳧氏鐘曰此非謂早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殯三月而葬士三月而殯○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封雷為周禮曰以爵等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得封樹愚謂庶人葬不為而止則自士以上皆為而止矣春秋葬歌謠而定公皆而不克葬明日乃葬左氏以為

禮殺葬不振車車載裳帷帟而已葬之日乘車載裳帷帟而已葬之日乘車載裳帷帟而已葬之日乘

墨斷舊天夫有不得為者矣夫大之倉楹斷桷丹又不得為矣傳蔡曰廟制參明堂位殺堂傳門參室之合然後可名為宮則其制有不得而設且盛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異宮而死不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愚謂天子七廟鄭氏與王肅為二說鄭謂文武在七廟之外即劉歆之說也周禮作於周公時有守祧人人姜嫄之外已有七廟而其後以文武受命親盡不祧則不止於七廟矣魯周公廟為大廟魯公廟為世室成六年立武宮至定元年立煬宮而桓僖之廟至哀公時尚未毀并四親廟而為十廟此雖魯之僭禮然必周有此禮而後魯僭之苟天子廟止於七魯公廟為大廟魯公廟為世室制而遷之矣孟子報本追遠之意極乎盡矣而王者有受命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今七廟必以有功德者為祖其多少不可知也故曰功德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也又必以二廟限之乎流光之倫有功當如此知鄭氏之說則三代之初止祭五世與諸侯同故非降殺以兩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也故曰功德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也又必以二廟限之乎流光之倫有功當如此知鄭氏之說則三代之初止祭五世與諸侯同故非降殺以兩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也故曰功德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也又必以二廟限之乎流光之倫有功當如此知鄭氏之說則三代之初止祭五世與諸侯同故非降殺以兩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也故曰功德之祖其多少不可知也又必以二廟限之乎流光之倫有功當者不止於二廟既無以德不祭況曾元之受重於高祖必無不祭況曾元之受重於高祖必無不祭況曾元之受重於高祖必無

孫遠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桂三年傳魯子曰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解云紀為姊伯為姊魯國亦立五廟禮記祭法亦七廟有二祧周官每廟祧遷言白虎通義謂遷書爵元成傳並后稷文武為七廟不數二祧為何劭公廟案八年注禮辨過高祖則毀其廟文興此同周立七廟禮記祭法亦七廟有二祧周官每廟祧遷言白虎通義謂遷書爵元成傳並后稷文武為七廟不數二祧為何劭公張本虛子輸鄭康成又以二祧為文武廟不知祧別昭穆亦遠毀也然則文武興始祖不遷不毀后稷為始祖二昭二穆又二祧一昭一穆此七廟之制始創於周自稱共時文武已不在五廟之數懿孝時文武又不在二祧之數既立后稷為始祖居五廟之中周公嘗公宮始封君周公偏大廟嘗公偏世室觀嘗可以知周矣漢書五行志中引左氏書可傳其延毀者也此即路殷之大廟大室也嘗國以文王為始祖居五廟之中周公嘗公宮始封君周公偏大廟嘗公偏世室觀嘗可以知周矣漢書五行志中引左氏書可傳其延

殷以契為大祖而成湯為受命王不毀故廟六周固因於殷其廟制久失其義今攷據之如是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朱氏彬禮記訓纂注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此據諸侯之別子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若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大祖別子不得為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也國之臣初來任為大夫者亦得為大祖

大夫三廟○程氏瑤田宗法小記瑤田案王制大夫三廟祖考無廟有禰焉為禮祭之去鬼之法諸侯之去鬼也以帝王之禮祭其祖考者鬼其百世無祖考者鬼其顯者而已祭法云顯考祖考為諸侯之鬼在法有無諸侯謂始祖廟為鬼祖不祫不禘是即鄭氏所謂大夫有祖考者鬼其百世也其無祖考者則壇祭亦無考疏義止於顯考及易世遠顯考而鬼之後鬼不遠則前鬼乃止故曰鬼其顯考而已當其鬼時及則世大夫之鬼知祖考無廟九字今祭法注所無可知今注為鄭氏定本與原注又別原注而參故其合趙商之問以王制為雜夏殷禮不合周制也趙問中有則祭法注云非別子之說知祖考無廟九字今祭法注所無可知今注為鄭氏定本與原注又別原注而參

王制說也○董氏遵道謂小編大夫過士官師廟制若大夫三廟五制有公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公祖兩說不同愚案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未必有太祖矣參

秋傳十五年宣叔伯之廟傳謂展氏之祖桓奚伯不知何所然無駁隱時則猶展氏得去隱之遠者耳又世爵稱中庸祭義之大夫世爵稱中庸祭義之大夫不可絕而無石以與戍在為桓氏雖亡亦偏也然必立於宗邑所以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五

之廟注謂子太叔之祖廟亦未見是大祖也王制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稱中庸祭義之大夫不可絕而無石以與戍在為桓氏雖亡亦偏也然必立於宗邑所以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五

虛禮太夫不敢祖諸侯是也惟別子得立出公廟為收族教宗女之地故大宗不可絕而無石以與戍在為桓氏雖亡亦偏也然必立於宗邑所以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五

雷立廟於解猶是此制若設子私家即為非禮三桓是也王制士一廟祭法道士上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顯考嘗作皇考無廟官師中下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

祭之祀即為士之壇墠三設不同案儀禮都邑之士則知尊祖禰學士大夫則尊祖是適士得祭祖禰於中下士之衣祭禰也王制似不如祭法之備矣至鄭氏康成創為

中士下士祖禰同廟之說則祭法明云王考無廟而祭之顯字經文毛氏奇齡駁之是也

士二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正義謂祭法云道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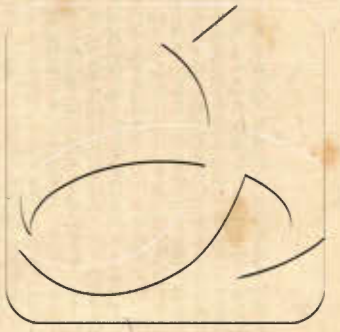
士一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正義謂祭法云道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

庶人祭於寢○胡氏培翬禮記鄉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士庶注館者必於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王而則寢而已疏自士以上有廟

者必有親庶人在官者王商之等有親者則無廟故祭法云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疏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

尋常庶人此祭於寢當為廟之寢士以上有廟有寢祭在廟庶在寢庶人則但為寢以薦其先祭法注庶士庶人無廟死則鬼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庶士府史之屬其制與士廟

後之寢當不殊但無廟為異據時禮記士館于王商工商之寢以館士則其為廟之寢無疑蓋亦在下室別為門牆若適寢當即在下室之東為之別為門牆若適寢當即在下室之東為之別為門牆若適寢當即在下室之東為之



皇朝五經彙解卷二百三十三

禮記十二　王制三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賈氏公彥曰鄭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句龍為后土之官有功於民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春為死時稷官主穡穡之事有功於民死配后土配食稷祭原隰之神以后稷配食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曰山林曰川澤曰邱陵曰墳衍曰原隰小宗伯祭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而不言原隰蓋原隰之神即稷也五土皆生物以養人而原隰宜五穀其養人之功尤大故其位獨配社而建於路門外之左於五土為獨尊也諸侯祭社稷○金氏鶚禮祝社稷考社稷之制說者最詳然多有未確約而言之其誤十有五一曰社稷是人鬼非地神鄭君以社為五土總神句龍為原隰之神實迭馬融數竝列于地而社稷皆地神甚明又左昭二十九年傳亦以社稷與五祀並列考五祀是五行之神五行貳具於地故為地而月令以句芒為春神祝融為夏神明非人鬼若重與犂則配食於此者耳五祀非人鬼則社稷亦非人鬼可知且古之祀典人鬼特祀者如先嗇先蠶先炊先聖先師之類皆為小祀而社稷為國之主鄭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諸侯所首重矣予之祭亦亞於天地更可知其非人鬼矣至鄭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又謂社所以神地之道尤顯然可見為地神王肅之說亦誤甚矣凭儒之說所以申鄭者鮮見於孔疏茲不具引二曰稷為原隰之神非穀神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孝經說稷者五穀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是稷為穀神也許氏駁之謂既祭稷穀不得以稷米祭反自食因取左氏說以稷為田正鄭君又駁之以稷為原隰之神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棄社字从示明是穀神易云百穀草木麗乎地故稷亦為地示之屬猶日月星辰皆為天神也穀為土所生故稷與土別故稷可與社對若原隰則己在五土之中既總祭五土之神其生育之恩安得謂自食乎左氏謂稷田正也昭二十九年傳此言穀之所配者為田正之官以其播殖百穀有功於世故周公祀於新邑先用二牛於郊後是物必祭報其生育之恩安得謂自食乎左氏謂稷田正也昭二十九年傳此言穀之所配者為田正之官以其播殖百穀有功於世故周公祀於新邑先用二牛於郊後故配食於土神也許氏即以田正為稷與賈逵等同其誤矣一曰社即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皇地祇於北郊之祭地示五圭云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周公祀於新邑先用二牛於郊後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用大牢於社也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皇地祇於北郊之祭地示五圭云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周公祀於新邑先用二牛於郊後既立社又立北郊矣朱子語類以其說為有理而不知其大謬也禮運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社與於地可知且祭地尊於天子而祭社下逮於大夫士至於庶人亦得與祭社之非地明甚蓋祭地是全載大地社則有大小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土王社鄉大夫之土侯社諸侯國內之土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鄉大夫之土王

廟大牢社稷見少牢豆豆可謂尚尊尊而立社稷於右乎嗟人臣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郊特牲疏引尚書逸篇云大社唯松東社唯梓南社唯槐白虎通亦引之樹木必各周人以栗此當是大社王社之樹乃云大社唯松則與周制不合矣且大社止有一而謂有東南西北共為五社此何義邪若謂四社是國外四方之社則社以松殷人以柏以其野之所宜火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以表其社與其野而東柏南梓西栗北槐又何義邪通考氏稱斷皆此鄭注謂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社稷宗廟蠟賓祭先王先公有功德者及其所尊者土北驪土驪黑也中央黃以黃土為壝以為土神其方一面其說近鑿今所不取蓋惟大社祭九州之土燕以白茅以為土封釋詩外傳云五方之土燕以白茅以為土封釋詩外傳云五方之色以見己至社壇之土無所不發或謂青土山林赤土邱陵白土墳衍驪土川澤黃土原隰其說近鑿今所不取蓋惟大社祭九州

為三年終禘遭蒸嘗則行祭禮是也禮纘說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記王制正義毛詩陳宮正義及後漢書張純傳所引是也許君從禮纘說以三歲一祫為周禮則不得以五歲一禘為周禮說文第一上示篇禘祫祭也從示帝聲周禮曰三歲一祫叔重援周禮說而不據左氏說也徐穉引許慎稱舊說曰終者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此即異義所引左氏說也異義謹案多從左氏然稱於三歲一禘存疑蓋其慎也此二證也歲祫祭禘之說本於周語歲貢終王而周語稱歲貢終王曰先王之制也故叔重疑三年終禘為先王之禮此三證也許惟以先王三歲一禘故鄭駁謂三歲一禘非周禮鄭駁何為不援周禮說而云殷之五年大祭亦名禘以殷祭名禘以殷祭名禘以殷祭

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大小則鄭康成謂祫大於禘王肅謂禘大於祫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矛盾相攻孔穎達謂禘祫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大祥明年禘於羣廟明年禘於羣廟明年禘於羣廟公羊之說曰僖公薨文公二年而禘是喪畢之後不知春秋時諸侯僭亂常悖禮之事僖公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夾制未舉未可以祫而祫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繼無三年禘文何以知之徒約僖公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公愈繆矣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太廟則是常祭也必若祫則天子諸侯皆有事於太廟則是常祭也必若祫則天子諸侯皆有事於太廟則是常祭也必若祫則天子諸侯皆

容同尺也志祖疑王制寬容二字或即社稷之誤蓋以祭字貫下三句也寬容不得言祭矣禮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

鱉宗宗宗五徹四瀆角尺觀其角尺觀其角尺觀其

陪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教謂禮義政謂刑禁正義性謂累性自然情者既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別名○別因性連言情耳俗謂民之性也連言情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交趾足相鄉洛則同川卧則倚不火食也氣暖不為害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其事雖異各自足孔氏曰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漢書地理志云越俗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來東方南方俱近於海故但文身雖刻也題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趾足也蠻卧踵鄉外而足鄉內相交故曰交趾西方無燒麻惟食禽獸故衣皮裘氣寒來北方多鳥故衣羽毛北方多沙鹿故衣毛氈林木又少故衣宮室同川而浴極為閒慢戎狄者兇也斬伐殺生不得其中狄者辟也其行邪辟范氏桂海虞衡志曰交趾與雕題並言則其人形必小異交州記云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節無骨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山海經亦言交脛國人交脛卧曲戾相交又脛卧曲戾相交故謂之交趾今安南地乃漢唐都縣其人百蠻與華無異或傳安南有猿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鐵圍不可攀躋中有土田惟一穀可種故謂交趾之說疏謂交趾之地廣袤而欲以為名其後漸染華風與中國通婚嫁故別禮遂變此乃事理之常不足怪也用器用也器戎器也此一節申上五方之不為病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朱氏彬禮記訓纂注皆俗閒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正義聚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謂中國與四夷也之身者謂謂顯也非惟雕題卉服文身斑也言蠻卧時頸向外足在內而相交故曰交趾衣皮者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也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寄謂傳寄外內言語譯言故象外內之多狄鞮者言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負氣而出夷者風也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蠻者蠻也言其性輕躁如蠻蟲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深用之云寄夷襲譯在周官所謂象胥是也達其志通其欲象胥所謂約其言辭傳之是也○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寄猶俗閒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皆俗閒之名周禮有鞮鞻氏以此為俗閒之名周禮總謂之象胥故鄭氏以象胥故鄭氏曰寄猶傳寄外內言語象胥故鄭氏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朱氏彬禮記訓纂注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卧則倚不火食地氣暖不為害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其事雖異各自足孔氏曰文身謂以丹青雕刻其額趾足也蠻卧踵鄉外而足相交故曰交趾足相鄉洛則同川卧則倚不火食也氣暖不為害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其事雖異各自足孔氏曰文身謂以丹青涅之以來東方南方俱近於海故但文身雖刻也題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趾足也蠻卧踵鄉外而足鄉內相交故曰交趾足相鄉洛則同川卧則倚不火食也氣暖不為害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故衣皮裘氣寒來北方多鳥故衣羽毛北方多沙鹿故衣毛氈林木又少故穴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寄傳寄外內言語象胥故鄭氏曰寄猶俗閒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卧則倚不火食地氣暖不為害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其事雖異各自足孔氏曰文身

士采地五十里計二千五百井二萬戶約有二都又二縣之地是元士之家當有中士二人為都邑宰矣士無家臣其邑宰皆王朝之官也大夫邑宰降一等者以采邑之宰有家臣之義大夫不得為大夫宰也大夫既降故士亦從之而降也采邑之宰雖可私置然亦須復於王朝故大宰得以法治之也江慎修云采地亦當有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聯其民但其長未必有大夫士之爵矣乃又曰都鄙之官謂食采之公卿大夫不知公卿大夫既位於朝安得自治其邑且公卿最尊大宰又岂得以下比之乎惟大邑則

白術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若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書禮則是春夏但教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禮書不教樂詩今文互言之明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但視其陰陽以為偏主耳長幼受學雖王太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愚謂大樂正於周禮為大司樂大學教人之事也以其為人所共由則曰四術以其為教於學則曰四教但言知聲作樂之事至周以詩書禮樂並列為四教然大司樂教以樂而他教以詩書禮樂者未興禮亦未備故舜命夔以教胄

赦從重○蔡氏斯大禮記偶箋此所謂赦即下文衆疑赦之者也書云非疑唯輕則所謂赦者特赦其重罪減從輕罪非竟赦而不問也從重者減二等若三等也罪減從輕而曰從重者減等之罪則輕而赦之重則重也○朱氏彬禮記訓纂注雖是罪可重猶赦之正義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貳法不輕邪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義無識實之狀則不聽之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罪疑惟輕是也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為而入重罪令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皆災肆赦是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俞氏樾禮記異文箋注即或為則論或為倫按詩終風篇顧言則之釋經者義引作顧言則唐荀子性惡篇少言則程而有論而法楊注曰論或為倫

當其實罪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俞氏樾禮記異文箋注即或為則論或為倫按詩終風篇顧言則之釋經者義引作顧言則唐荀子性惡篇少言則程而有論而法楊注曰論或為倫

鄰司麗于事○崔氏應榴云亦廬稿鄰謂事至即決若鄰之行書不使留待蓋留獄最為弊以易要為故曰鄰爾雅鄰過也鄰注謂道路所經過則鄰作鄰傳鄰芎經過解鄰司麗于事○崔氏應榴云亦廬稿鄰謂事至即決若鄰之行書不使留待蓋留獄最為弊以易要為故曰鄰爾雅鄰過也鄰注謂道路所經過則鄰作鄰傳鄰芎經過解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朱氏彬禮記訓纂注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釋詁慎識也

○孫氏希旦禮記集解鄭氏曰權平也意思也淺深謂俱有善惡蓋或情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愚謂意論若言要因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蔵要因也此父子有親者君臣有義人倫之所以成本其不得已之情立之者所以嚴其不可犯之分事之輕重各有次序意論之以審其上下之服情之淺深各有分量慎測之以辨其故過之分權乎父子君臣者哀之於人倫所以親之於其大別乎輕重淺深者哀之於人倫所以親之於其大別乎輕重淺深者哀之於人倫所以親之於其大別乎輕重淺深

戎器乃民間所有此云戎器不弼於市又云兵車不中度不弼於市則是兵車民間所具司馬法所謂司出長轂一乘而兵器則由官給而識之民與有圭璧金璋不弼於市○惠氏棟九經古義皇侃以為用金為印章案此則璋字古本作章今從王旁者非也○朱氏彬禮記訓纂王氏引之曰考工記玉人之事大璋中璋邊璋之類皆無金飾若云金璋之飾不弼於市豈無金飾者遂可弼於市乎今案金當作宗宗者琮之假借琮從宗聲而借用宗猶璋從章聲而借用章耳案考工記玉人之事大璋中璋邊璋有黃金勺青金外朱中而聘女之大所謂四器古人多並言者春官典瑞琮圭璋璧琮以頫聘駔圭璋璧琮以斂尸是也家語刑政篇載此文作圭璋璧琮不弼於市琮本字也宗借正合

圭璧金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有圭璧金璋不弼於市正義曰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為用金為印章皇本章無玉旁故以為印章各本作璋非當定本璋字從玉圭聲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章者今本作璋非皇氏之義非也引之謹案考工記玉人之事大璋中璋邊璋有黃金勺青金外朱中而聘女之大璋頫聘之璋璋起軍旅之牙璋中璋祀山川之璋邸射皆無金飾若云金飾之璋不弼於市豈無金飾者遂可弼於市乎正義之說理不可通今案金當作宗宗者琮之假借字也琮從宗聲而借用宗猶璋從章聲而借用章耳

71020451